南雷文定

前集
三集
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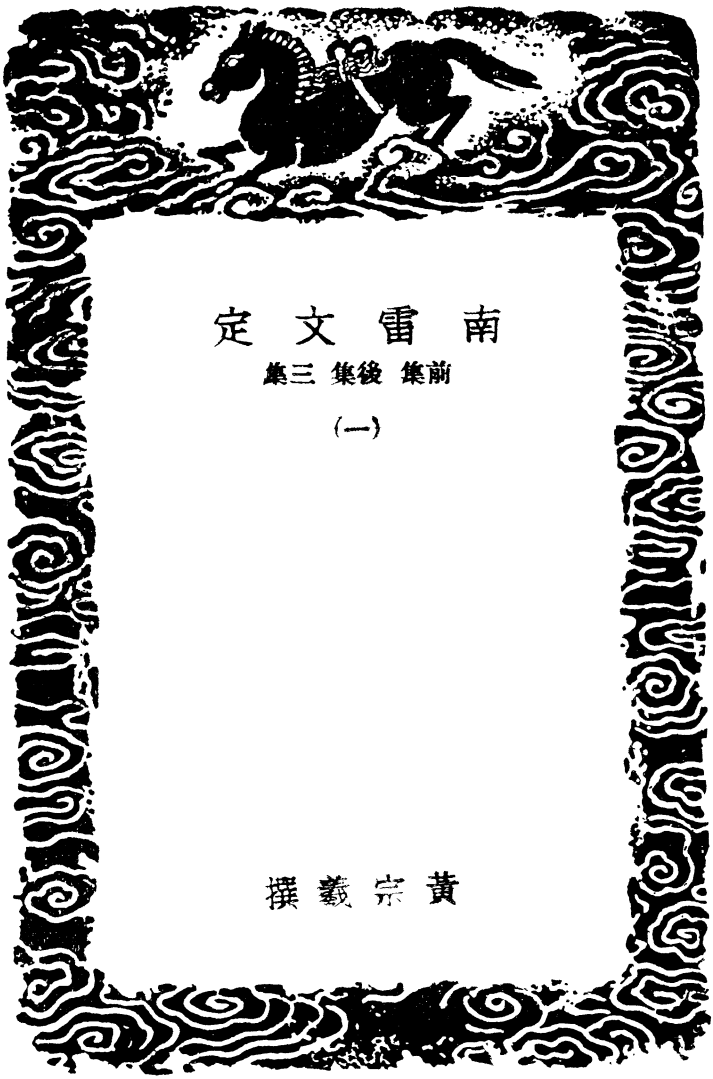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南雷文定

前集 後集 三集

(一)

黃宗羲撰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南雷文定

南雷文案序

吾師黃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引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是文卽道也孟子旣沒文與道裂而爲二趙宋以來間有合之者然或以道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而先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於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歲戊午梁謀刻先生之文以惠當世嘗出一言募之同人而先生之門多貧士越二年始有應者乃相率而請諸先生先生手選其所作十之二三曰南雷文案授萬子斯大爲之校讐斯大謂梁曰集例有序斯序恐當屬子矣梁念侯芭李漢尙賴子雲退之以傳而不足以傳子雲退之小子何人乃能荷茲大任乎固讓不敢已又念三百年來作者林立先生實集其大成而淺見小夫自坐井底挾册兎園者不知其文章之醇肆蓋聲藝苑者不知其理學之淵源使斯集出而天下指先生爲一時之文士則吾輩弟子之罪大矣因與斯大舉有明一代之文與先生之文而私論之曰金華之學有其博贍而無其精深甯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其沈摯姚江之識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蘊藉而無其風華玉峯之神有其簡潔而無其雄厚毘陵之才有其快利而無其堅凝而要之原本於六經取材於百氏浩浩乎其胸中而落落乎其筆端固濂、洛、韓、歐所不能兼也斯大曰如子言毋乃徒以文見先生乎梁曰非也昔者子貢之於夫子有文章可聞言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說先儒謂其悟後始有斯語而愚獨以爲是終多識之見夫三代而下或有不言性道

之文章矣。甯夫子之文章。而有不言性與天道者乎。不知文卽爲道。而謂道在文章之外者。非鄙陋之儒。欲自掩其短。則浮華之士。未能一窺其奧也。善讀先生之文者。甯如是乎。斯大曰。然則子盍書之。以告天下之讀南雷文案者。梁唯唯。遂書之。康熙庚申孟秋之月。門人鄭梁百拜謹序。

序

文也者所以載夫道者也故離道不可以言文自叔孫氏有三不朽之說以爲太上不可企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功乎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言乎於是德業文章判然爲二操觚之家矜才衒能究其人品學術多有不可問者無惑乎藻繢日新菁華日竭風雲月露一往澆漓修詞立誠之謂何顧等於玩物喪志之爲也梨洲黃先生之於文則不然先生英敏夙成爲忠端公主器成童之歲卽能尋父仇於朝而以孝子之名動天聽厥後從學蕺山爲其高第弟子於心性體用多所發明一時學者矜式比於河汾之盛況生當易代變故疊更其所以煅鍊於兵革震撼於風濤搶呼迫促於淪亡崩墜之交者不知歷幾年歲而卒能藿食自堅辭榮高蹈爲古今完人又何有於比事屬辭超勝流輩爲足增重哉雖然古今任道之人何必非古今能文之人特以其所重者在彼不在此耳今觀先生之文有褒譏予奪微顯闡幽者一聖賢中正之矩也有痛哭流涕感動激發者一忠孝旁薄之氣也有研析精微發揮宏鉅者一窮理盡性彰教辨治之本也若其力厚思深包舉萬有海涵地負睥睨千秋要皆有實際可循而非徒工鑿枘者所得而埒也所謂載夫道者非與夫以先生門第清華家學淵邃前朝掌故論正居多勝國陽秋之寄洵非其人莫與歸乃不爲金馬石渠而甯爲名山石室於是盡汰其等身之著而約存若干首彙爲一編名曰文定噫先生於此其殆有以傳既往而示來茲乎治荊不材雖以銅墨羈絆未得往廁門牆然讀其書見其

人。不勝私淑之慕。乃從先生之嗣君直方。請而梓之。因記數言於此。康熙戊辰一陽月。武密後學靳治荊拜篹。

凡例四則

鄙作已刻者有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皆門人分刻一時脫稿未經持擇今耄又及之東偭不奢鉤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丁敬禮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陸士龍謂其兄曰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鉤除差易爲功力縞取此意名曰文定

歐陽公晚年於平生之文多所改竄太夫人呵之曰汝畏先生耶公答曰非畏先生畏後生耳余於舊本閒有改削者非敢比歐陽而畏後生之意則同也

余多敍事之文嘗讀姚牧菴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菴明善皆在廊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名公鉅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氏之缺文一也

文章行世從來有批評而無圈點自正宗軌範肇其端相沿以至荆川文編鹿門大家一篇之中其精神筋骨所在點出以便讀者非以爲優劣也此後施之字句之閒如孫文融之史漢波決瀾倒矣林屺齋曰從上諸吟家詩有自選無求選於人者今人不自信而以此質於人誤矣故余不自揣亦手爲點定不以煩於吾友也餘姚黃宗羲識

南雷文定前集目錄

卷一……一
明文案序上
明文案序下
高元發三稿類存序
後葦碧軒詩序
明州香山寺志序
庚戌集自序
縮齋文集序
丹山圖咏序
學禮質疑序
萬履安先生詩序
張心友詩序
謝皋羽年譜避錄注序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留別海昌同學序
壽李杲堂五十序
卷二……一九
天一閣藏書記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
萬里尋兄記
阿育王寺舍利記
過雲木冰記
念祖堂記
卷三……二九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答劉伯繩問律呂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答劉伯宗朱子壺說問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歷
卷四……四九
答萬充宗質疑書
答萬充宗鄉射侯制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
復無錫秦燈巖書
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
卷五……六七
瑞巖萬公神道碑

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吏部尚書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左副都御史忠介施公神道碑銘
巡撫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巡撫右副都御史元若高公墓誌銘
卷六……八七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庶吉士韋菴魯先生墓誌銘
萬悔菴先生墓誌銘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次公董公墓誌銘
卷七……一〇五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

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王仲撝墓表
談孺木墓表
張元岵先生墓誌銘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卷八……一二三
萬充宗墓誌銘
陸周明墓誌銘
進士心友張君墓誌銘
王征南墓誌銘
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壙誌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唐烈婦墓誌銘

王孝女碑
卷九……一三九
移史館熊公雨殷行狀
移史館吏部左侍郎章格菴先生行狀
移史館先妣太夫人事略
卷十……一五一
周雲淵先生傳
張景岳傳
明司馬張若雲公傳
黃醒泉府君傳
蔣氏三世傳
張南垣傳
柳敬亭傳
李因傳
卷十一……一六七

書神宗皇后事
四明山九題考
讀葬書問對
化安寺緣起
辯野史
祭萬悔菴文
避地賦
雁來紅賦
海市賦

南雷文定前集卷一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明文案序上乙卯

某自戊申以來。卽爲明文之選。中閒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乙巳。[illegible]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習無意於[illegible]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嘵嘵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槃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柳。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尙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敍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閒或闌入。較之宋景濂尙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鑒。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鑒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刪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

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深情。從而捃摭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即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厖然無物。即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宏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歷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荊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罔有不同。固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爲己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汩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

丞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宋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宋同矯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甯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宋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弇洲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鄞人君房緯眞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眞自歎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眞之文，汎濫中尚有可裁，由是言之，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高元發三稿類存序

甬上古文詞，自余君房、屠長卿而學者之論亡矣。君房瓣香劉子威，直欲抹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即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其本領與君房未嘗不同也。後進晚生，痼語流注，嘗見其讀大家文字，未畢首尾，輒妄置評論曰，其筆弱，其氣薄，余應之曰，子姑尋其意之所在，蓋時風

衆勢自難以片言洗滌故不與之深論何者爲健弱厚薄也古人以辭之清濁爲健弱意之深淺爲厚薄勦襲陳言可謂之健乎遊談無根可謂之厚乎數十年甬上之風大抵如是吾嘗與萬悔菴極論作者之指是時不以爲非者有高子元發卽取有明十數家手選而鈔之大意多本於余遇余有所論著亦必手鈔之當極重難返之勢余又無祿位容貌如震川所云巨子者足爲人所和附嗟乎余何以得此於元發哉今去其時曾不二十年而甬上諸君子皆原本經術出爲文章彬彬然有作者之風者不下六七人余屠雲霧忽焉開霽以視元發孤另獨往之時爲何如耶以此見文章如日月之在天光芒終古其有晦明更食之不同則偏方下土之自爲通塞也元發自次其壬寅以後三年在獄中者爲蓼圃稿乙巳出獄者爲知生閣稿丙午後三年寓閩者爲屏山集合之爲三稿類存求余序之嗟乎元發學文二十年而身困獄吏寄食他人茫然於世故之江河反不如場屋架綴經義之士取寵譁世將無古文一道徒爲觀美之具無裨實用如是則與余屠相去唯之與阿何所較其優劣余與元發夙昔所談仍是俗儒故態耳雖然詩書所載何莫非文也伊傅周召孔孟豈眞虛費心力如昭明耶元發當患難貧賤之中亦思平生誦讀無一足恃可以知文之所在矣盍與六七君子者求而得之其幸以語我

後葦碧軒詩序

後葦碧軒詩者余舅氏翁祖石先生之所作也南宋詩人四靈其一翁卷以葦碧軒名集先生慕四靈之詩而與卷同姓又濱江四山各象一靈先生居江上故以卷之所名者自名也先生名月倩字元美後改

名逸字祖石大司馬見海之後少從先忠端公宦遊京師授余弟晦木澤望句讀是時已能詩忠端公舟中雜咏所謂共坐得詞人者指先生也忠端公歸里先生相從如故至丁卯而去去十有三年而復來遂移家住予之旁舍至丙申又移家而去亡何妻死子夭子婦去幃孩孫二人寄食外家又殤其一傷哉先生老苦至於此極也先生與余家相依二十餘年凡余家盛衰變故患難之事嬉遊酒食一一見之於詩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余詩所謂却恨一編葦碧稿十年閒夢不銷除者此也先生之詩於牢籠今古排比諷諭非其所長而雕刻雲煙搜抉花鳥時以一聯半句奪人目色故流連於杯酒片景終身以之古來論詩有二有文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文人由學力所成詩人從煅煉而得大篇麗句矜奇鬬險使僻固而狹陋者茫然張口至若空梁春草意所不停正復讀書萬卷豈能採拾此先生之詩所以可貴也先生嘗以底草囑其子曰我之魂魄落此死後能守則守之無俟桑主靈牀苟卷軸在案麥飯寒漿神具醉飽不能守則納之棺中霜淒月苦定聞鬼唱愼毋爲賣賸家所得也今子姓凋落此願不可必遂乃執余手而泣曰吾子不惜一言張諸好事則平生心血不爲徒嘔余悲其言爲汰其意之重出者辭之陳故者二千餘首之中得一百二十四首可以傳矣念文長之集得中郎激揚發越而後傳世余氣力不若中郎先生之學亦遜文長此例姑止吾友林茂之得陳白雲之詩相與流涕而讀白雲因是亦傳余觀白雲之詩陳言累句刊落未盡豈能敵先生之一百二十四首哉文章如金玉不以好惡親疏增損其價空堂油盞懸筆敍此蓋余與先生相對流涕之時也

明州香山寺志序 己酉

儒者專意經綸。其運動開闔之所。不得不歸之朝市。而山洞崇幽。風煙迅遠。勢相闊絕。於是學僊者私據之。而別生事端。便復傚朝市以所無有。洞天福地之說出。猿鳥亦受驅役矣。釋氏莊嚴宮室。遍於域中。又復以泉石靈響。佐其螺鈸。凡寺有志。此近來之一變也。然而庸俗驅鳥。無與於文章之事。而使名蹟銷沈。清言漏奪。大抵以時人所作充賦。留穢簡牘耳。紙上姓名。一一已爲蟲魚嗤盡。昔丞公以天童儲公以靈巖屬余發凡。念士既不得志於時。便當十岳之上。留其足跡。而乃俯循儒墨於文網之內。瑣瑣一方。此心未折。以故力辭而止。己酉十一月。來遊達蓬。續宗上座。出其所著香山寺志。求余爲序。詮次不煩。與前年所序趙禹功稱心寺志皆名筆也。燈下展閱。鏗然橡栗墮瓦。不異李五峯宿石梁時。又念頭顱如雪。遠遊志願何可必。遂不如一邱一壑。光景絕可憐愛耳。此山東臨滄海。多海市。秦始皇嘗駐蹕於此。以其可達蓬萊。故謂之達蓬山。封禪書言。三神山去人不遠。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頗怪此等妄談。不可以欺愚者。以始皇之明察。方士焉能以鑿空烏有之事。令其聽信。吾至此山。而所謂黃金銀之宮闕。居人無不見之。然後知方士之言。未嘗無所據也。始皇即欲不信得乎。蓋登州海市。掩映遠山。望之如雲。而此山臨視咫尺闌楯之底。其謂反居水下是也。嗟乎。此山培塿。以始皇之力。終不能有。而二三寂子。黃金銀宮闕。且收之爲籬落閒物。其亦可慨也夫。

庚戌集自序 庚戌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爲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蓋晝然若界限矣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後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終於憒憒耳有明一代之文論之者有二以謂其初沿宋元之餘習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以謂明文盛於前自北地至王李而法始亡其有爲之調人者則以爲兩派不妨並存嗟乎此皆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者也夫明文自宋方以後直致而少曲折奄奄無氣日流膚淺蓋已不容不變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深湛之思一唱三嘆而出之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皆可以救弊乃北地欲以二三奇崛之語自任起衰仍不能脫膚淺之習吾不知所起何衰也若以修詞爲起衰盍思昌黎以上之八代除俳偶之文之外詞何嘗不修非有如唐以後之格調也而昌黎所用之詞亦卽八代來相習之調也然則後世以起衰之功歸昌黎者何故是故以有明而論餘姚崑山毘陵晉江其詞沿唐以後者也大洲浚谷其詞追唐以前者也皆各有至處顧未可以其詞之異同而有優劣其閒自此意不明末學無知之徒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不求古文原本之所在相與爲膚淺之歸而已矣庚戌冬盡雨雪餘十日而不止四野凶荒景象慘澹聊取平日之文自娛因爲選定以序事議論者編於甲考索者編於乙古今詩編於丙昔元白編次其集於穆宗朝題曰長慶集郝伯常集其文於甲子命曰甲子集今余編次於庚戌遂題曰

庚戌集。又余生於庚戌。其支干爲再遇也。念六十年來。所成何事。區區無用之空言。卽能得千古之所不變者。已非始願。吾聞先聖以庚戌生。其後朱子亦以庚戌生。論者因謂朱子發明先聖之道。似非偶然。余獨何人。以此名集。所以誌吾愧也。

縮齋文集序 甲寅

縮齋集者。余弟澤望所著之詩文也。自澤望亡後。余教授於外。今歲甲寅。四方兵起。偃息衡門。始發大牛篋。出其所著譔數十束。雖體例各異。而散之日記中。不相條貫。余乃離而件繫之。以爲各錄。取其詩文。選定爲茲集。序曰。澤望之爲詩文。高厲遐清。其在於山。則鐵壁鬼谷也。其在於水。則瀑布亂礁也。其在於聲。則猿吟而鸛鶴欸且笑也。其在平原曠野。則蓬斷草枯之戰場。狐鳴鴟嘯之蕪城荒殿也。其在於樂。則變徵而絕絃也。蓋其爲人。勁直而不能屈己。清剛而不能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謂隘人也。隘則胸不容物。并不能自容。其以孤憤絕人。徬徨痛哭於山顛水澨之際。此耿耿者。終不能下。至於鼓脹而卒。宜矣。獨怪古之爲文章者。及其身而顯於世者。無論矣。卽或憔悴終生。其篇章未有不流傳身後。亦是榮辱屈伸之相折。澤望死十二年矣。所有篇章。亦與其骨俱委於草莽。無敢有明其書者。蓋驚世駭俗之言。非今之地上所宜有也。蘇子瞻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者。至澤望而又爲文人之一變焉。雖然。澤望之文。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留於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則擊而爲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爲風。商之亡也。採薇之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

以陽遇陽則不能爲雷宋之亡也謝皋羽方韶卿龔聖予之文陽氣也其時於遁黃鐘之管微不能吹纊轉雞羽未百年而發爲迅雷元之亡也有席帽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國之重陽蓬蓬然起於大隧風落山爲蠱未幾而散矣今澤望之文亦陽氣也然視葭灰不啻千鈞之壓也鋼而不出豈若劉蛻之文冢腐爲墟壤蒸爲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丹山圖咏序 甲寅

道藏中有丹山圖咏以四明山名勝製爲法曲而托之木元虛撰賀知章註其圖爲祠宇觀所刻與元道士毛永貞石田山房詩合爲一卷則此咏此註亦永貞之徒所爲按木華字元虛在晉爲楊駿府主簿而咏中所稱宋應則鄭宏齊謝朓何昕梁范顒初未嘗自掩覆其年代之不倫也四面七十峯疆域因是圖咏而齟齬就理然亦不免淆亂如以小溪接梨州以翠巖屬西面以紫溪附大小晦以抱子山置大小皎皆疎略之甚永貞住山中四十年與掘藥採薪者相習何難於考校眞實而乃有此失耶至其攀援故事大概子虛烏有不可以記傳勘之固鹵莽道士之常不足怪也原圖不傳在餘姚縣志者復多謬誤余既爲別作其咏註之失亦稍正之憶歲辛巳在金陵從朝天宮緡道藏自易學以外干涉山川者皆手鈔之旣訖窮日此卷亦在其中歲壬午至自燕京便與晦木澤望月下走密巖探石質藏書處宿雪竇觀隱潭冰柱大雪登芙蓉峯歷鞠侯巖至過雲識所謂木介歸而晦木爲賦澤望爲遊錄余則爲四明山志其分四面各七十峯因夫圖咏之例也亡友陸文虎欲刻之而未遂海內兵起徐忠襄公問浙東可以避地者

余以四明山對。既而忠襄來書。謂吾舉足西向。則言與陳臥子。與晉陽之甲舉足東向。則言擁立潞王。朝議如此。四明之緣絕矣。吳霞舟先生。流離海外。余亦欲以此山處之。道阻不果。薛諧孟作先生傳。有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山寨纍巖。此山遂爲戰地。血瀑魂風。嶔岑變色。猶幸二公之不來耳。當余手鈔道藏之時。方欲遍遊天下名山。四明不過從此發迹。卽不然而自絕於世。亦泥封洞口。猿鳥以爲百姓。藥草以當糧糒。山原石道。別有往來。豈意三十年來。芒屩榊笠。未沾岳雨。茲山亦遭勞攘。高棲之志。尙無寄托。執筆圖此。有涕滂然。

學禮質疑序 丁巳

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要皆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聖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禋巡狩。皆爲實治。小而進退揖讓。皆爲實行也。戰國秦漢以來。相尋於干戈智術之中。僉以爲不急而去之。數百年之耆舊既盡。後生耳目不接。久矣。漢儒煨燼之餘。掇拾成編。錯陳午割。得此失彼。又何怪其然乎。鄭康成最號通博。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附會。輒形箋傳。有宋儒者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其麤末。三代之彌文縟典。皆以爲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常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說齋創爲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隆、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故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尙論者所當究心者也。吾友萬充宗。爲履安先生叔子。銳志經

學六經皆有排纂於三禮則條其大節目前人所聚訟者甲乙證據摧牙折角軒豁呈露昌黎所謂及其時而進退揖讓於其閒者也此在當時固人人所知者於今則爲絕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方公爲之先刻數卷充宗以爲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余老而失學羣疑塡膈方欲求海內君子而質之又何以待質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麤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長於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其在此夫

萬履安先生詩序

李杲堂選甬上耆舊詩余欲合陸文虎萬履安兩先生刻之杲堂以兩先生同時之人其子孫未免比例故稍遲之以待潦水之盡杲堂既卒公擇欲先以家集行世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今之稱杜詩者以爲詩史亦信然矣然註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爲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闊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鶴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千

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密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先生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續騷堂寒松齋粵草。皆遭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憂。訪死問生。驚離弔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遺事表其逸民。而先生之詩。以遂淒楚蘊結而不可解矣。夫薑草零露。仍歸天壤。亦復何限。先生獨不能以餘力留之乎。故先生之詩。眞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

張心友詩序

余嘗與友人言詩。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溝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即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故當辯其眞與僞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揚子雲所言。伏其几。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論。非余臆說。聽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優於唐。夫宋詩之佳。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爲詩也。於是縉紳先生。閒謂余主張宋詩。噫。亦冤矣。且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宋之長鋪廣引。盤摺生語。有若天設。號爲豫章宗派者。皆原於少陵。其時不以爲唐也。其所謂唐者。浮聲切響。以單字隻句計巧拙。然後謂之唐詩。故永嘉言唐詩廢久。近世學者。已復稍趨於唐。滄浪論唐。雖歸宗李杜。乃其禪喻。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之海涵地負。無與至有明北地、嘉、隆之鋪寫縱放。以是爲唐。而永嘉之所謂唐者亡矣。是故永嘉之清圓。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固狹陋甚矣。豫章宗派之爲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變。雖有

工力深淺之不同而概以宋詩抹摋之可乎張子心友好學深思不以解褐爲究竟余所論著矻矻手抄不已李杜王孟諸家文集亦觀余批點以得其指趣其發之爲詩超然簡牘永絕塵粍流連光景極詩家聲色之玅天假之年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莫非唐音今雖未竟其志其氣象要自不凡不能不爲之三歎也

謝皋羽年譜遊錄注序

徐野公刻晞髮集且創爲皋羽年譜注其遊錄讀皋羽集者於是無遺憾矣寓書於余俾序之余於戊寅歲曾注西臺慟哭記冬青引此時不過喜其文詞耳然無故而爲之豈知其遂爲身世之讖耶今日之序野公書固昔日之書也而意非昔日之意矣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平時昆侖旁薄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鬯浹於幽遐無所見奇逮夫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鼓盪而出擁勇鬱遏塞憤激訐而後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而皋羽其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鮮矣故皋羽身後八十餘年而張丁始注其慟哭記又三百餘年而野公始爲之年譜數百年之中知之者不過數人信夫後世子雲之難也其間尚有疑義欲與野公討論者發陵之事羅雲溪以爲戊寅周公謹以爲乙酉陶南邨已不能辯其孰是宋景濂書穆陵遺骼與公謹說合景濂爲元史總裁其世祖本紀二十一年甲申九月以江南總攝楊輦眞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此似發後之詔若乙酉方發不應以未發冢中之物懸空指用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在尾卻與雲溪戊寅相合彭瑋圭乙酉遷就以爲寅月公謹亦圭乙酉

然言八月發甯、理度三陵。十一月發徽、欽、高、孝光五陵。未嘗在正月也。唯世宗本紀二十二年正月。初桑哥言楊輦眞加云。會稽有泰甯寺。宋毀之。以建甯宗等攢宮。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甯宗等攢宮已經建寺。詳末句。似建寺已成。至此請舊額也。其亦非正月明矣。景濂之言。尙相出入。而况彭瑋之武斷乎。西臺慟哭記。甲乙丙三人。張丁以吳思齊、馮桂芳、翁衡實之。思齊有野祭詩可據。桂芳有墓誌可據。衡不知何所據也。楊鐵崖作嚴侶墓誌云。宋相文山氏客謝翱。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則其一人當是嚴侶。侶住江干。故記言登岸宿乙家。思齊流寓桐廬。故記言別甲於江。桂芳家睦。故記言與丙獨歸。若爲翁衡。衡與桂芳俱爲睦人。則乙丙皆當同歸矣。以此知丁注背記。未爲實也。不知野公以爲然否。年譜之學。別爲一家。李文簡著范、韓、富、歐陽、司馬、三蘇六君子年譜。後世嗟嘆其博洽。然文簡所著。皆名位之赫然者。今野公所著。掇拾溝渠牆壁之間。欲起酸魂落魄支撐天下。又非文簡之所及矣。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癸酉甲戌間。余與江道闇張秀初同學。道闇讀書不求甚解。任懷得意。融然遠寄。秀初讀書字櫛句比。嘗見其讀三禮五傳。升降拜跪之細。肴蒸籩豆之煩。時日錯互。地名異同。莫不辯析秋毫。立身制行。粹然儒者之矩度也。當時來學之門人。共建一小樓於南屏之下。余款然良對。閒談律呂。因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及四清聲。製作精妙。武塘魏子一。吳門薄子班。方講此學。見之推服。桑海之交。道闇

秀初俱爲法門有力者所網羅。道闇尋謝世。秀初白椎升座。聽講常數百人。諸方所稱仁菴禪師是也。余見之於靈隱。再見之於雲居仁菴。所言唯法門事。不復理經生前說矣。頗爲惜之。庚申季冬。其外孫鄭春薦出仁菴古本大學說。云是晚年維揚所著。授子止菴。分章斷句。天衣無縫。新建欲復古本。尙在離合之間。此說出。紛紜聚訟。諸義盡墮。然以其出自仁菴。世儒妄橫儒釋之見。未有不疑之者也。夫儒釋之淆亂久矣。儒而不醇者。固多出入於佛。而學佛者。亦未必醇乎於佛。顧視性分學力二者。性分所至。佛法不能埋沒。往往穿透而出。學力由來。亦非佛法之所能改。此如水中鹽味。濟入河流。夾雜之中。歷然分別。唯知道者能辯之。不爲塘垣膚爪之論所掩蓋耳。仁菴之說。本之生平學力。與釋氏無與也。仁菴去世今十有六年。當日小樓已毀。其旁虞氏水閣。無一存者。老梧數樹。僵立冰雪之下。想像舊遊。渺若山河。展讀此卷。神理綿綿。不異同學之時。夜半快譚。水鳥驚起也。始知迹像變遷了不可恃。尋微冥契。別似有物耳。因序而命春薦刻之。

留別海昌同學序

歲丙辰二月。余至海昌西山。許父母以余曾主教於越中甬上也。戒邑中之士大夫胥會於北寺。余留者兩月餘。已而省覲將歸。同學諸子皆眷眷然有離別可憐之色。余南雷之野人也。氣質鹵莽。諸子風華掩映千人。多廊廟之器。余何以得此於諸子乎。嘗謂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三代以上。祇有儒之名而已。司馬子長因之而傳儒林。漢之衰也。始有雕蟲壯夫不爲之技。於是分文苑於外。不以亂儒

宋之爲儒者有事功經制。改頭換面之異。宋史立道學一門以別之。所以坊其流也。嵇未幾而道學之中。又有異同。鄧潛谷又分理學心學爲二。夫一儒也。裂而爲文苑爲儒林爲理學爲心學。豈非析之欲其極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薄文苑爲詞章。惜儒林於皓首。封己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其規爲措注。與纖兒細士。不見長短。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猶且說同道異。自附於所謂道學者。豈非逃之者之愈巧乎。吾觀諸子之在今日。舉實爲秋。摛藻爲春。將以抵夫文苑也。鑽研服鄭。函雅正通古今。將以造夫儒林也。由是而斂於身心之際。不塞其自然流行之體。則發之爲文章。皆載道也。垂之爲傳註。皆經術也。將見裂之爲四者。不自諸子復之而爲一乎。某雖學文。而不能廢夫應酬。窮經而不能歸於一致。洒掃先師蕺山之門。而浸淫於流俗。絃急調哀。不知九品人物。將來何等。諸子苟不見鄙。庶幾以爲九十里之半。是某之眷眷於離別者。較諸子而益甚。雖然。諸子與某。相隔一帶水耳。天朗氣清。夏蓋空翠可摘。此固足無咎行吟之地也。某居其下。諸子儻聞長嘯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焉。知其非余耶。夏四月二十六日。書於北山。

壽李杲堂五十序　辛亥

余束髮出遊。徧交當世之士。是時承平日久。賢豪侻侻。滿盈江湖。莫不汜舉藝文。共矜華藻。場屋時文之外。別有詩古文。修飾卷軸。以充羔雁。往返皆不寂寞。其間爲世所指名者。不下百餘。又有鉅公元夫。以主盟斯道。朝纔脫筆。莫熟人口。余時童稚無知。便謂古之傳人。大抵皆然。其後稍稍讀書。見古之所稱能文

者。左史而下。不及數十人。頗疑天之生才。古如是其縮。今如是其盈耶。崇禎丙子丁丑間。吳門行世文集。一時沓出。列屋汗牛。輒自非閎茸閭閻之輩。未有不購而觀者。洋舶所至。或用以填壓空艙。外國人輒兼金易之。余竊弄筆墨。了然知其可從事也。始疑文章如是而傳。何傳之易耶。及夫時運而事遷。水落石出。啓禎一輩之士。老死略盡。而當日所爲之文章。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者。竟不異蟲讙鳥聒。過耳已泯。蓋不特譬斯頻頻之黨。而所謂鉅公元夫者亦然矣。其不隨之爲滅沒者。曾異撰之紡授堂。黎遂球之蓮鬚閣。艾南英之天傭子。徐世溥之榆溪。僅百分中之一二耳。曾不三十年。而事已如此。況欲垂之千百世之遠乎。然後知古來之不及數十人者。其傳非易事也。余久處窮山。饑火所驅。干涉人事。始知今天下另有一番爲古文詞者。聚斂拆洗。生吞活剝。大言以爲利祿之媒。較之啓禎間。卑之又甚矣。蓋無以議爲也。道不中絕。何意數年來。甬上諸子。皆好古讀書。以經術爲淵源。以遷固歐曾爲波瀾。其遡而上之。於古來數十人者。已非斷流絕港矣。而吾友杲堂。橫厲其閒。如層崖束湍。翔霆破柱。戊申而後。每篇見示。吾未嘗不駭而喜歎入骨也。夫文章不論何代。取而讀之。其中另有出色。尋常經營所不到者。必傳文也。徒工詞語。嚼蠟了無餘味者。必不可傳者也。昌黎惟陳言之務去。十衡憤他人之我先。亦謂學淺意短。伸紙搖筆。定有庸衆人思路共集之處。故唯深湛之思。貫穿之學。而後可以去之。憤之。嗚呼。非杲堂。其亦焉能使吾駭所未見也。今杲堂年纔五十。從此主盟吾道數十年。爲鉅公元夫文章之道。其有不興起者乎。蓋不特曾黎數子。僅以一身一集而傳矣。

南雷文定前集卷二

天一閣藏書記己未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自科舉之學興士人抱殘圜寒陋十數册故書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餘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沒敝紙渝墨之中相尋於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讀書類有物以敗之故曰讀書難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二者正復難兼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史略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應母夫人以所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書後此誠好之矣而於尋常之書猶無力也況其他乎有力者之好多在狗馬聲色之間稍清之而爲奇器再清之而爲法書名畫至矣苟非盡捐狗馬聲色字畫奇器之好則其好書也必不專好之不專亦無由知書之有易得有不易得也強解事者以數百金捆載坊書便稱百城之富不可謂之好也故曰藏書尤難歸震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余獨以爲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午間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鋪得十餘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爲售主時馮鄴僊官南納言余以爲書歸鄴僊猶歸我也鄴僊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訪錢牧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

緡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牧齋約余爲讀書伴侶。閉關三年。余喜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炬。收歸東壁矣。歙溪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在武林。揩拾程雪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都不可問。甲辰館語溪。檇李高氏。以書求售二千餘。大略皆鈔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年。閱之殆徧。此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不甚寂寞。乙巳寄弔其家。其子陳澎書來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語溪呂及父。吳興潘氏塙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創而未就。網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簏在家。約余往觀。先以所改歷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死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庋家中。不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俄頃即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程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爲書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略。山中所存。唯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尚二大櫥也。丙辰至海鹽。胡孝轅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引姚牧菴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即得。餘書則多殘本矣。吾邑孫月峯。亦稱藏書。而無異本。後歸碩膚。丙戌之亂。爲火所盡。余從鄰家得其殘缺。實錄三分之一耳。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蕩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歿後。封閉甚嚴。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抄爲書目。凡經史地志類書。坊間易得

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與東里少時伯仲猶冀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短者抄之友仲曰諸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書目遂爲好事流傳崑山徐健菴使其門生謄寫去者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垣乃併前所未列者重定一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爲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必兵火無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頃齋之書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余聞虞稷好事過於其父無由一見之曹秋岳倦圃之書累約觀之而未果據秋岳所數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崑山來者多言健菴所積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卽數范氏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范氏能世其家禮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雲煙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睛則震川覆護之言又未必不然也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己未

吾邑至省下其程不過三百里而曹娥錢清錢塘三江橫截其間又地勢卑下曹娥而東未入姚江率數十里而一堰船之大者不能容數十斛不然則不可以拖堰風雨之夕屈折篷底躑躅泥淖故行者爲甚難自餘姚至曹娥其路有二分於城西二十里之曹墅橋遡姚江而行謂之南路進曹墅橋入支港而行謂之北路南路二十里至下壩又分爲二挽壩而上旁渣湖行支港中十八里至新壩挽壩而上十里卽上虞治也不挽下壩仍遡姚江而行三十里至迪明壩始挽而上至上虞縣城與支港之路會又三十里

乃至曹娥。初南路必出通明壩。宋淳熙間。魏王薨於四明。將葬於越。詔遣刑部尚書謝廓然。運副韓彥質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知上虞縣汪大定。以通明壩高峻。潮汐雖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於是增浚渣湖。別於支港創小堰以通舟。募游手二百人。別以旗色分列左右。俟大舟入。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衆力扶喪舟以進。略無欹側。舳艫相銜。俄頃俱濟。自是以來。反以支港爲通衢。非大旱水涸。則無有由通明者矣。世傳史彌遠所開。有恩多怨多之謠。非也。北路較南弱十里。歷陡亹、橫河、驛亭三堰。南堰挽舟設轆轤。北堰則徒手舉之。故其舟尤小也。三堰盡掠夏蓋湖。渡百官江。即曹娥之下流也。陸行二里。至塔橋。與南路會。自曹娥而西。路無支徑。地勢平衍。無拖堰之勞。無候潮之苦。較曹娥而東。相懸絕矣。然按周益公思陵錄。錢清江者。東自三江口來。西過諸暨。約三百餘里。闊十餘丈。運河半貫其中。高於江水丈餘。故南北皆築堰。上水別設浮橋。渡行旅。大舟例剝載。小舟則拖堰而過。梓宮船欲渡。待其潮水平漫開閘。水勢奔注。久之稍定。兩岸以索牽制。始放御舟。將達南閘。大昇巽繼之。御舟受觸。幸而篤工能事。得入閘口。巽舟不能入。橫截南岸。册寶又往。江流湍急。舟人力不能加。直衝其腰。既而靈主亦來。復衝册寶。勢尤可畏。運使趙不流頓足垂涕。幾欲赴水。當日之險如此。今自麻溪作堰。錢清上流之水。引入錢塘。三江口作閘。潮水亦不入。錢清而錢清與運河相渾。有江之名。無江之實矣。不然與曹娥而東。其艱難不甚相遠也。錢塘之渡。自昔爲難。孫覿誌汪思恩云。會稽渡錢塘。舟人冒利。捆載而行。半渡弭檝。邀取錢物。而暴風猝至。舉舟盡溺死。操舟者皆善泅獨免。公爲臨安守。曰不戮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

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別異之。置吏監總。渡者給號登舟。卽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修葺之費。抵今二十年。無一舟之覆。蓋錢塘除暴風積水。亦不甚險。唯載人過甚。舟力不勝。則有覆沈之禍。舟子僥倖頃刻。往往以尋丈之舟。載至百十人。當事每每以空言申勑。安得如汪守者。而與之講濟人之事乎。百官江本不甚闊。而士人輪日取利。止以一舟值渡。餘舟不得攙入。往來候渡甚艱。爲令者苟革其輪日之例。則行者不滯矣。是故吾邑風氣朴略。較之三吳。截然不同。無他。地使之然也。然而民生愈促。朴略變爲智巧。是則非三江壘堰之所能限也。不能不歸之世運耳。

萬里尋兄記

宗羲六世祖父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瓊茅蚌殼之閒。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屩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至。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閒。冀兄或見之。卽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獠洞。八角蠻陬。蹤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廁。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

未幾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合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閒關踣頓求父求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箝口稿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唯恐其兄之入英宗唯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阿育王寺舍利記 庚戌

庚戌十一月甲子余爲高旦中題主於烏石山明日雨不可出山遂偕辰四宿阿育王寺丙寅請觀舍利寺僧啓銅塔塔爲萬歷閒慈聖太后所賜捧一小方篋出殿門外南向立篋方廣六七寸玲瓏內外不隔中繫小木鐘塗以泥金有小珠在其內作琥珀色則所謂舍利也余讀宋景濂阿育王寺碑言舍利歷代之神異詳矣自是以後稱其神異者陸光祖郭子章先後詣明州頂禮述其所見然而不知其僞也嘉靖閒倭犯寧波胡宗憲防海之師屯於市竊金鐘幷舍利以去住持僧傅瓶無以眩人用眞珠裹金僞造以充之光祖之所見者此也其後海上有警住持懲異時之失以僞造舍利寄藏鄉民李台垣家台垣家之婦女私發而玩之墮地不見則又以其奩中之珠塗飾置於鐘內海警既息迎還於寺郭氏萬歷壬子甲寅所見者此也崇禎甲申住持又將此僞造者質酒於纓絡河久之始復寺中是故阿育王舍利不時僞

造。卽其僞造者。亦不一人一事。余之所聞。自嘉靖以來者。景濂碑文作於洪武十二年。距今二百九十三年耳。已不勝其僞如此。豈自洪武以上。歷一千九百七年之久。舍利依然爲劉薩訶故物耶。且洪武來。舍利不出境內。啓閉一二山野驅烏之手。洪武以上。一歸官庫。再入臨安。一入燕京。流轉不復一寺。其壽張爲幻。更復何如耶。然則景濂碑中之神異。亦不過世俗自欺欺人之說。一如郭陸。遂從而拾之耶。或曰。是在觀者之誠否。卽如碑言。松枝放光。何關舍利。曰。不關舍利。是名妄見。豈可以所見之妄。而謂舍利之靈乎。憶余丙寅冬日。書窗油盞。燈注時吐青珠。細於芥子。堅不可破。竟夕可得圭撮。如是者月餘。或謂此草舍利也。嗟乎。卽舍利亦復何奇。而況於僞爲者乎。彼沾沾其神異者。可謂大惑不解矣。

過雲木冰記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雰靄洪濁。蒸滿山谷。雲亂不飛。瀑危弗落。遐路窈然。夜行撒燭。霧露沾衣。嵐寒折骨。相視褫氣。呼嗟咽續。忽爾冥霽。地表雲斂。天末萬物改觀。浩然目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插於幽篁。纓絡纏於蘿闕。琤琮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結。余眙愕而嘆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言未卒。有居僧笑於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卽凍洛瓢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嶂塵沸響。扃鐍人閒。邨煙佛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爲愆陽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鑠心骨。南箕哆口。飛廉弭節。土囊大隧。所在而是。故爲勃鬱煩寃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螭蠖蟄。山鬼窈窕。腥風

之衝動震瀑之敲嚱天呵地吼陰崖洞穴聚雹堆冰故爲元冥之所長駕羣峯灌頂北斗墮脇蔡蓬蒼蔚雖焦原竭澤巫吁魃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爲曜靈之所割匿且其怪松人楓磐石罔草碎碑埋磚枯崇碧骨皆足以與吐雲雨而儷官神治山岳炳靈高僧懸記冶鳥木客峭崒幽深其氣皆斂而不揚故恆寒而無燠余乃喟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過忒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閒者亦豈無凌峯掘藥高言畸行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方齟齬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石門孫爽喜讀此文書之便面庚戌七月二十五日燈下重寫一過念亡友下世已二十一年棺和出土乾科颯颯知己之淚能不泫然

念祖堂記丁巳

吳門周子潔不見者十餘年矣丁巳中秋得其一札乃爲姜子學在求念祖堂記念祖堂者卿墅先生之居也先生家萊陽僑寓吳門不忘其本故名堂以識之昔周元公以營道之濂溪識於匡廬朱文公以婺源之紫陽識於崇安其義一也然而先生則異於是當崇禎壬午小人造爲二十四氣之謠中傷善類毅宗入其說戒諭言官謂言官論事各有所爲不出公忠先生言言官不能必其無私然皇上不可以此厭薄言官皇上所云代人規卸爲人出脫何所聞之豈於章奏知之耶抑懸揣得之乎願勿以委巷之言搖惑聖聰上大怒下之詔獄密詔令金吾賜盡金吾漏言吾夫子面諍於上上畏清議止前詔杖先生百淹留刑部獄一載餘甲申二月遣戍宣州衞未踰月而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弁髦君命終身不返

故居。卒葬於敬亭。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國破君亡。是非榮辱。已爲昨夢。先生猶硜硜不變。自常人言之。未有不以爲迂者也。試揆之於義。朝廷無放赦之文。臣子營歸田之計。謂之不達得乎。故升菴歿於戍所。勢所不得不然。先生葬於戍所。勢可以不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艸艸。蘇武十九年而返。奉太牢謁武帝園廟。欒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而後使事告終。先生下窆宣城。而後戍事告終。豈以幽明有閒也。是之謂義至。南齊華寶父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既陷。父不得還。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毅宗不過朞月。必召用先生。毅宗之不得召用先生。猶寶父之不得爲寶上頭也。寶思父而終不忍上頭。先生思主而忍離戍所乎。是之謂仁盡。若以爲先生念其故居而已。枌社春秋。何所阻隔。行李往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簡書之畏者。蓋安故居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居。徘徊兩歧之閒。先生之念亦苦矣。甯與周朱可同論乎。斯堂也。爲文文肅歌哭之所。文肅之後。廢爲馬廄。馬廄之後。闢自先生。文肅爲烏程所忌。先生爲陽羨所陷。亡國之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興亡。係於一堂。余昔謁文肅。兩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也。

南雷文定前集卷三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問長水註楞嚴九變三疊所謂進動算位一橫二豎一豎二橫者未知其義又徐岳所謂橫板爲九道五道及豎以爲柱爲位者與長水橫豎進動都相合否幸爲剖析源流詳明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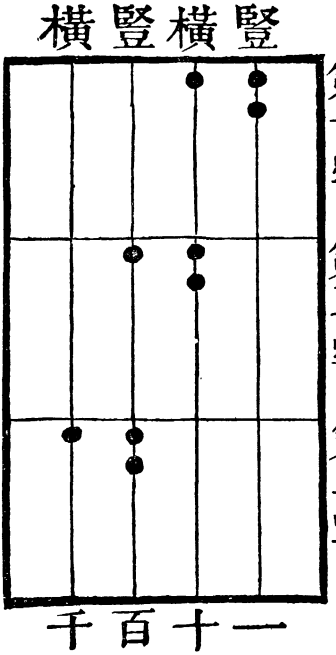
楞嚴經曰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總括始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疏云三變之義古今多解今所解者不加別法以變其義只將今文過現未來進動算位便成千二百功德如第一位三世四方宛轉十二便成一疊算位卽是一橫二豎已成過去第二卽變過去一世以爲現在進動算位一豎二橫成百二十爲第二疊又卽變現在世以爲未來進動算位一橫二豎成一千二百爲第三疊能變之法旣唯三世所變之法亦止千二百故無增減

徐岳數術記遺太乙算太乙之行去來九道刻橫板爲九道豎以爲柱柱上一珠數從下始故曰去來九道也兩儀算天氣下通地稟四時刻橫板爲五道豎爲位一位兩珠色青上珠色黃下珠其青珠自上而下第一刻主五第二刻主六第三刻主七第四刻主八第五刻主九其黃珠自下而上第一刻主一第二刻主二第三刻主三第四刻主四而已故曰天氣下通地稟四時也

按徐岳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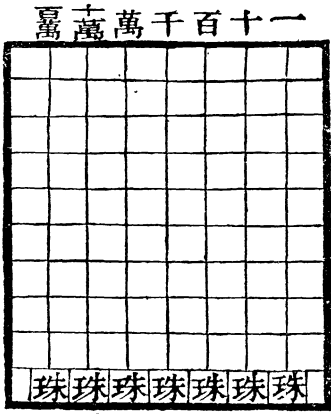
珠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於道太乙算橫爲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爲一算兩儀算橫爲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爲一算自上而下者始於五終於九黃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器迥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豎者分別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卽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卽是豎非如徐岳之實有橫豎也乾坤鑿度曰臥算爲年立算爲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第一疊三世四方乘之得十二若依算家乘法則第二疊當得一百四十四第三疊當得二萬

流變三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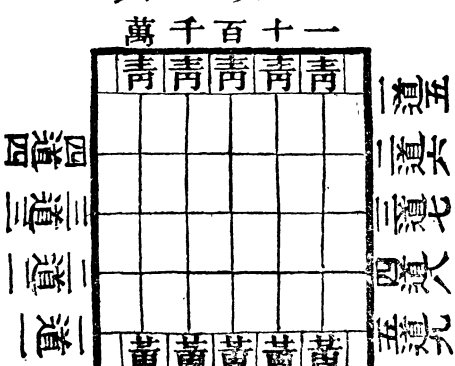


七百三十六。今不然者。則經文流變。以第一畺爲準。第二畺變一爲十。變十爲百。第三畺變十爲百。變百爲千而已。故曰變。不曰乘也。

太乙算



兩儀算



答劉伯繩問律呂癸卯

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

也。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家諱無與並也。

○問朱子著此條在變律下。蔡元定著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有異同否。

十二律旋相爲宮。其下所應之聲。卽謂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於主律。主律。卽爲宮之律也。黃鐘長九寸。長之至也。故當其爲宮之時。所應六律。皆短於黃鐘。故用正聲而不用半聲。及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者爲宮之時。七聲不備。則黃鐘不得不受役。而黃鐘實長於諸律。故不得不有變律。變律又長。故不得不用變律之半。所謂不與他律爲役也。朱子著在變律者。以明律不得不變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聲者。以明十一月黃鐘宮下無他律之聲。其義一也。然班孟堅之意則不然。黃鐘正律雖長。其半律甚短。則蕤賓以下。獨不可用乎。安見黃鐘之不爲他律役也。蓋十二律之實。其零分皆偶。獨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奇。半之。則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餘一。餘一不可半也。是黃鐘有正聲而無半聲。既無半聲可用。此黃鐘之不役於他律也。若止以管長不受役爲言。於義有所未盡矣。

問空積忽微

蔡元定謂黃鐘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蓋以半聲變律。奇零不齊。便謂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謂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管長一分。圍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謂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無有忽微。蓋班氏十二宮。止五聲。而去變宮變徵。黃鐘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新書積八百一十分。蓋分九爲十。其

實一也。太簇、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鐘、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積無忽微也。至應鐘、長四寸六分六釐。其四寸六分之積。三百七十八分。其六釐之積。便奇零而爲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爲宮。皆有忽微也。若加二變爲七聲。則黃鐘之用。及於應鐘、蕤賓。雖黃鐘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蔡氏未之審。而妄引班氏以證己說。非也。

問史記生鐘術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按索隱以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爲數錯。邢雲路云。卽是上文聲律數太簇八寸爲商。姑洗七寸爲羽。林鐘六寸爲角。南呂五寸爲徵。黃鐘九寸爲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愚意以爲羽一、徵二、角三、商四、宮五者。其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其相生之序也。角宜生徵五。徵宜生宮九。雲路謂誤字者。是也。置一而九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再三之爲卯。二十七如是者九。爲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乃寸法也。實者。十二律之實。（在新書第四。）滿寸法得一寸。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滿寸法之實。則以分法、釐法、毫法、絲法收之。

問上下相生以仲呂謂變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爲十二變律。變律又爲十二半律。合之於正。凡四十八聲也。蔡氏以旋宮至仲呂而止。仲呂之

七聲既備。則其下無所用。故變律止於應鐘。雖曰應鐘之實。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就蔡氏自立之法言之。其實應鐘以下皆有變律也。

問五聲二變與變律先後次序

蔡氏五聲二變。次變律之後。朱子則先七聲。而後變律。愚意以變卽正之參差不齊者。正變一時俱有。非借變以通正之窮。若變律居七聲之後。非自然之法象矣。

問新書曰。律當變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置一而六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又三之爲寅。九如是以至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其爲三之者凡六。此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例。變聲章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亦同也。其言律當變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則未必然。蓋蔡氏之用變律。雖止於六。其實變律有十二也。然置一六三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實以生黃鐘。變律倍其實以生林鐘。乃爲當耳。

問應鐘變律之實。九萬二千五十六。何以又云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曾以七百二十九歸之。則爲下數。置下數。以七百二十九爲一算。則得上數也。所餘四十爲小分。

問變律

變聲之說。見於國語。變律則京房以仲呂生執。始演爲六十律。公孫崇則上役黃鐘。其說皆未甚協。惟杜佑爲當然。杜佑之變十二。蔡元定之變六。變律之中。又有二說也。其實古之旋宮。止於五聲。自夷則而下。

爲宮者。卽用正律之半。禮運之疏。更無變律。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略本之荊川道思。然其圈點句抹。多不得要領。故有腠理脈絡處不標出。而圈點漫施之字句之閒者。與世俗差强。不遠至其批評謬處。姑舉一二。如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兩不相蒙。而鹿門以爲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以補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曹成王碑。以爲穿鑿生割。爲昌黎之務去陳言。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猶有陳言之未去乎。蓋不知昌黎之所謂陳言者。庸俗之議論也。豈在字句哉。羅池廟碑。謂其不載柳州德政。載其死而爲神一節。似狎而少莊。按碑中所載民業有經以下。德政可謂至矣。豈必如俗文之件繫毛舉。然後謂之莊耶。孔司勛誌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玆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鹿門云。按附誌前夫人所以不及祔葬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勛合葬處。不可曉。誌言前夫人已祔葬舅姑兆次。今欲遷葬與司勛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葬。本自明曉。不知鹿門如何讀也。孟貞曜誌。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故東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其嘗與往來者。哭弔於韓氏也。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柳州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深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謫。爲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爲奸邪。心事不白。出語悽愴。其所處於子瞻異也。若論

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顧十郎書。子厚爲顧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書中顯贈榮諡。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之死。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尙疑十郎爲座主也。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絕。此是確論。鹿門特以爲統之在天下。未嘗絕也。如此必增多少附會。正統之說。所以愈不明也。鹿門謂江鄰幾文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只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按序中言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許之亦云至矣。如尹師魯之文。歐公只稱簡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之至者乎。薛簡肅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鹿門云。宋制舉進士。何以得讓。宋制解試雖有主文考校。然尙有鄉舉里選之意。故得自相推讓。凡舉子皆謂之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鹿門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故有此疑。蘇子美誌其妻於文集則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於葬則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皆有著落。句同而意異。鹿門云。迭此二句。歐公稱筆而少適處。不如仍前二句。且綴之曰。死而非歐君者銘其墓。則無以慰其生之交也。信如此。則俗筆套語矣。張谷墓表。歷官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鹿門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徙參軍。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眉州。入爲員外郎。而復知陽武。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方謂之知某縣。張谷初知陽武。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陽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員外郎。知縣雖同。而京朝官之崇卑。則異。俱未嘗入朝也。鹿門不明宋制耳。孫之翰誌。初舉進士。天聖五年。

得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進士及第。鹿門云。宋舉進士者再。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再舉方得及第。未嘗再也。學究出身。非進士之第耳。荊公伯夷論。以不食周粟爲誣。識力非流俗可及。鹿門云。論伯夷處未是千年隻眼。彼之雷同子長者。豈皆隻眼乎。至其去取之間。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尙不勝數也。觀荊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疎。故只小小結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荊川道思並稱。非其本色矣。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辯。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庚子。卽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卽今四月十八日也。以爲三家去孔子甚近。漢以後之儒無徵焉。言甚核而辯。然以某攷之。則又不能無疑者。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終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杜預左註。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譜。祖庭記。無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爲襄乎。蓋襄二十二年。卽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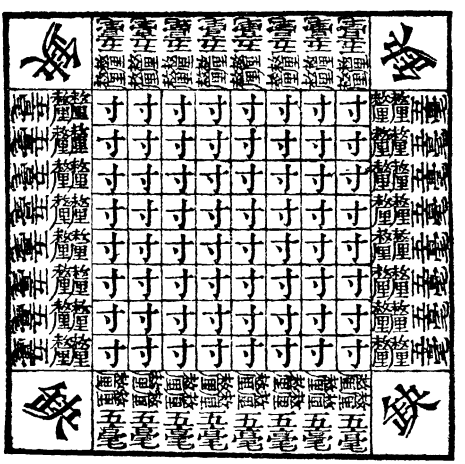
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某以歷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二四閏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爲己酉朔十月爲己卯朔而庚戌庚辰爲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生卒皆以孔子爲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是顏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絕糧猶有顏子問答計顏子卽卒於是年蓋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二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死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伸

公穀則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爲一升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故二斗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五寸之中截其一寸取三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之其一分得積六十四寸八分求其圓周得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圓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爲三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于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九八十一則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又以方求圓四分去一是爲圓周二尺七寸有奇圓三則徑一故腹徑九寸有餘也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也然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爲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分卽圓積也圓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爲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圓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爲圓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爲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卽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奇三因於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徑爲八寸五釐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

不自知其誤也。夫正方六十四寸。則二面得八寸。試割二分加之。每寸得二釐五毫。四面皆然。則八分者無餘矣。而四角各缺方二釐五毫。將何以補之哉。故開方之術。中間正方。謂之方法。正方之外。割裂而加之者。謂之廉法。補之於角者。謂之隅法。有廉則必有隅。朱子所言。有廉而無隅。零星補湊。愈密而愈疏矣。是故六十四寸八分。開方八寸四釐有奇。而不可以爲八寸五釐也。今爲圖如左。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大鑒之後爲南岳、青原。南岳傳馬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傳溈山。此溈仰宗所由起也。百丈又傳黃檗。黃檗傳臨濟。此臨濟宗所由起也。青原傳石頭。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巖。雲巖傳洞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峯。雪峯傳雲門。此雲門宗所由起也。雪峯又傳元沙。元沙傳羅漢。羅漢傳法眼。此法眼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岳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溈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者之天皇。不再傳而絕。其出爲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岳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門法眼。其宗既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燄。爲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爲之辯。第兩家辯詞。可爲嗢噱。會元附註。以邱元素天王碑。證雲法二宗出於南岳。以符載天皇碑。證青原之天皇。一傳而絕。洞家指爲僞碑。以爲元素使相。何得姓名不見唐史。疑爲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神女廟詩。李吉甫、邱元素、李貽孫、敬騫作佛者空疎之腹。豈可妄談載籍。符載碑文。載在贊甯高僧傳中。其末云。比邱慧眞、文貲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卽指慧眞文貲等而言。言其情性幽閑也。附註改爲法嗣三人。曰慧眞。曰文貲。曰幽閑。以贊辭扭作人名。爲附註者。

文理尙未通也。權文公馬祖道一塔銘。見文苑英華。後列沙門慧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洞家疑附註引此。爲虛誕之辭。信如此言。不知在唐還有權德輿否。黃元公因邱碑所載節使拋水事。與南泉下曇照雷同。疑碑爲好事者所撰。然碑文詳。而會元首尾脫落。是會元襲碑文。非碑文襲會元也。總之釋氏譌張爲幻。火發火息。碑文又甯足信乎。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按歷代甲子。自魯隱公元年己未以下。載籍皆可考據。無有異同。乃自隱公以上其說不能歸一。然準之歷算。如武王克商。周公營洛。成王顧命三者。得其時日。則是非不難辨矣。故授時伐紂以至春秋。一從漢志。漢志魯世家。魯公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徵史記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年。愼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伯禽至惠公三百八十六年。伯禽以成王元年癸巳歲即位。至康王十六年戊寅歲薨。惠公以平王三年癸酉歲即位。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中間所歷甲子。自第二十八而上。贏三十一歲。自第三十三而下。縮五歲。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故伐紂之歲。斷以爲己卯也。而史記魯世家。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三百二十一年。較漢志。差六十五年。以□□□□□□□□□□□□□□則伯禽元年。在第二十八甲子下戊戌歲也。戊戌爲成

王元年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甯而崩崩在庚寅歲故伐紂之年爲戊子也如此則銷却一甲子第二十八卽第二十七矣竹書紀年成王丁酉歲卽位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九年夷王八年厲王二十六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惠公卒凡三百二十三年與史記魯世家先一年以伐紂在庚寅較史記後二年此記事稍有參差其甲子大略相同也黃石齋先生主張史記以爲武王克殷戊子歲用授時四分校之戊子歲周正月癸卯合朔甲寅冬至以某按之又未必然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會于牧野泰誓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左氏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石齋以癸卯爲正月朔則壬辰癸巳爲前月十九二十日矣經何以言一月也癸卯朔則癸亥爲月內之二十一日矣外傳何以言二月也信漢志不如信史記信史記又不如信經文也石齋又以月旁死魄在望後生魄在望前謂壬辰是十六日非朔二日夫經言壬辰是一月又言戊午亦一月壬辰與戊午相距二十七日若旁死魄在望後是月甯復有戊午哉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月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觀其序生魄于生明之後則生魄之爲望後明矣生魄既在望後則死魄之爲望前亦明矣若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三百三十三年中積八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日八千五百二十四分冬至甲子經朔癸丑與石齋所言無一合者則武王伐紂之必非戊子也當從

班氏以己卯爲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始可得耳黃帝元年爲第一甲子至周康王爲第二十八甲子周幽王爲第三十三甲子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歷戊午

示楚郴喻春山書其言誇大自來儒者無不譏彈而自以律歷爲絕學謂帝王歷數眞傳夫律歷固儒者之能事以司馬子長之學尙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春山而苟能發前人所未發亦不必張皇如是皇甫持正言風教偸薄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至於近日妄子以罵相高廟庭諸子直叱姓名等之僕隸阮籍宋玉何敢望罵春山不幸而類是夫既而反覆其書則不免爲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之談矣按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名爲辟卦以配十二月始於漢之京房然未嘗以之言律呂也明李文利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其十二月律呂卦氣圖始用辟卦配之然未嘗用其陽九陰六之數以爲律管之長短春山見十一月復卦其陰陽之數偶與三寸九分相合遂將各卦陰陽之數一例配合以爲律管之長短出于是姑無論其他如十一月復卦與九月剝卦同是一陽五陰則黃鐘無射同是三寸九分十二月臨卦與八月觀卦同是二陽四陰則大呂南呂同是四寸二分正月泰卦與七月否卦同是三陰三陽則太簇夷則同是四寸五分二月大壯與六月遯卦同是二陰四陽則夾鐘林鐘同是四寸八分三月夬卦與五月姤卦同是一陰五陽則姑洗蕤賓同是五寸一分合四月乾之仲呂五寸四分十月坤之應鐘三寸六分只有七律更無十二

律且同是三寸九分何以知其爲黃鐘爲無射耶同是四寸二分何以知其爲大呂爲南呂耶同是四寸五分何以知其爲太簇爲夷則耶同是四寸八分何以知其爲夾鐘爲林鐘耶同是五寸一分何以知其爲姑洗爲蕤賓耶豈律呂之長短只佐紙上閒譚無與於聲音之用耶此等卽邨伶知其不可而欲與蔡元定爭是非乎春山又以十二辟卦分晝夜之長短晝十二卦夜十二卦建子晝復夜姤建丑晝臨夜遯建寅晝泰夜否建卯晝壯夜觀建辰晝夬夜剝建巳晝乾夜坤建午晝姤夜復建未晝遯夜臨建申晝否夜泰建酉晝觀夜壯建戌晝剝夜夬建亥晝坤夜乾以一晝爲一時晝夜綳定各六時陽晝一時得九刻陰晝一時得六刻以爲刻有長短時無遷移也夫晝夜之分分於日之出入日行天上在寅位爲寅時在卯位爲卯時在辰在巳在午在未在申在酉皆然信如春山之說將日遇陽晝而行遲遇陰晝而行疾乎抑行無遲疾陽晝則在未亦可謂之午陰晝則在午亦可謂之未乎午者晝之中也子者夜之中也春山以寅至未六時爲晝申至丑六時爲夜則晝之中在辰巳之交夜之中在戌亥之交而午當桑楡之影子當雞鳴之候矣晝之上半下半夜之上半下半必相等也値泰卦則上半二十七刻下半一十八刻値否卦則上半一十八刻下半二十七刻相去三分之一果天行而如此孰不驚駭乎且日之短夜之長極於子月子月晝三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亥月晝三十六刻夜五十四刻日之永夜之短極於午月午月晝五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巳月晝五十四刻夜三十六刻是日之長至短至無不倒置也以卦晝定晝夜長短必不可通矣堯之建寅於堯典見之經文彰明不比他書可以附會於仲春曰日中其爲春分無疑也於

仲夏曰日永則爲長至無疑也於仲秋曰宵中其爲秋分無疑也於仲冬曰日短其爲南至無疑也春山假妄之談謂堯建丑仲春是寅月仲秋是申月日中宵中非晝夜分寅之辟卦爲泰申之辟卦爲否其陰陽分於上下也仲夏是巳月日永非夏至日長巳之辟卦爲乾律管長也仲冬是亥月日短非冬至日短亥之辟卦爲坤律管短也舍明明可據之天象附會漢儒所不敢附會者亦心勞而術拙矣鳥火虛昴四星之昏見南方者此是歷家測天要術後來歲差皆驗於此春山未嘗學歷遂言爲寅申巳亥月望所次之舍彼妄言之以爲數千年之上無人可以對會不知明歷者把算歷然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入於酉地則星宿當午夏至日躔在星入於酉地則房心當午秋分日躔在房入於酉地則虛宿當午冬至日躔在虛入於酉地則昴宿當午堯典之分四仲纖毫不爽自堯至今已退將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變中星亦從而變春分日在壁昏之當午者爲井矣夏至日在參昏之當午者爲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當午者爲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當午者爲室矣是故有歲差而後見天地之變化若萬古如斯田僮街卒俱可談天矣春山謂寅巳申亥之月望夜觀月實次鳥火虛昴四星故於堯典卯酉子月之中星與之相符不難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以譏歲差不知堯時寅月望夜日在奎月離於角未嘗次鳥也巳月望夜日在井月離於斗未嘗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軫月離於壁未嘗次虛也亥月望夜日在箕月離於參未嘗次昴也就如其言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亦無一合也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之鄭氏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故以爲秦歷也以寅爲歲首觀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別解而

春山妄爲周公建子之書。其奈七十二候不可抹撥。則改置仲冬之候於孟春之下。季冬之候於仲春之下。次第改盡。遷就己意。以張公之帽冒李公之首。至以春夏秋冬之月解作星月之月。日在某宿爲上弦。昏中爲望。旦中爲下弦。矯強不顧文理。未有甚於此者也。蓋中星以日躔爲主。日在酉地。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東。日在卯位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西。漢三統歷與秦歷相近。三統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三月節日在胃七度。四月節日在畢上二度。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六月節日在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此與秦歷無毫髮之異。豈三統亦建子乎。漢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餘度。則中星亦退三十餘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算之。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時月距日九十度。應離於胃。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時月距日一百八十度。應離於張。下弦日躔虛五度。是時月距日二百七十度。應離於氐。則春山謂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者。無一合也。舉此一月。餘月可類推其謬矣。月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得九十八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爲準。是三宮有餘也。姑以孟春首條言之。營室至參不及三宮。參至尾五宮有餘。同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懸如此。亦舉此月以類餘月。春山之妄。直不滿明者之一笑也。

南雷文定前集卷四

答萬充宗質疑書 壬子

讀質疑二篇。吾兄經術繭絲牛毛。用心如此。不僅當今無與絕塵。卽在先儒。亦豈易得。誠不意款學寡聞之夫。得相抵掌聊述所聞。以廣來意。兄疑今之二十四氣以配周正。則相戾而不合。此二十四名者。古之所無是也。蓋今之二十四氣。所以綳定七十二候。故每氣三候。然就而論之。自二至二分四立之外。十有六氣之名義。固無殊於七十二候。是以比肩者而加乎其上也。不可明矣。左氏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使十六者與分至啓閉同列。則必書十六者之雲物矣。不應左氏獨遺之也。此古者無二十四名之一證也。卽古之啓閉。亦只以朔日爲斷。不更於朔日之外別有四立之名。何以明之。左氏外傳曰。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按先時註云。先立春日也。初吉朔日也。自今至於初吉。自先時至於立春也。則初吉之爲立春明矣。以上文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言之。則是寅月之朔日。皆謂之立春也。若另有立春之日。則當言自今至於立春矣。不應竟以初吉言也。舉春而夏秋冬一例也。是時各國皆有私歷。其法不一。管仲三卯三暑三寒之令。齊歷也。呂氏春秋月令。未行之秦歷也。汲冢周書。時訓解魏歷也。雜然見於傳記。不知者。遂以爲周時所通行耳。兄言周之分至。未嘗繫之以時。獨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名。而疑周官之爲僞書。是也。僞周官者。先儒多有之。臨

孝存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然未有得其左證明顯如兄所言者卽如古文尚書人多疑其僞吳草廬歸震川駁之不遺餘力然終鶻突定案向講尚書至湯誥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而見於國語文武之教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始知其誤襲周制以爲湯誥也今因推日食於昭十七年六月祝史請幣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杜註夏書爲逸書古文尚書胤征有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夫季秋夏之九月也而太史以之證夏四月之日食可見夏書本文不同孔書左氏而非僞也則不能不致疑於古文矣此二證恨不使草廬震川見之兄之疑周禮者亦恨不使臨孝存何休見之也春秋失閏之論弟有日食歷明之俟晤時請正此不更具也

答萬充宗問鄉射侯制

按干侯之制中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強上躬崇二尺廣二丈下躬亦崇二尺廣二丈上舌崇二尺廣四丈下舌崇二尺廣三丈自上綱至下綱凡一丈八尺參侯鵠方四尺六寸六分強中方一丈四尺上下躬各廣二丈八尺上舌廣五丈六尺下舌廣四丈二尺躬舌之崇皆各二尺與干侯同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二尺大侯中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下躬各廣三丈六尺上舌廣七丈二尺下舌廣五丈四

尺。躬舌之崇三侯一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六尺。三侯之崇廣如此。干侯下綱去地尺二寸。高一丈九尺二寸。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高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高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張侯之高下如此。來書躬崇廣方三丈。據干侯而言。中棲於躬之正中。中掩躬十尺。則躬之左右合二十尺。上下亦然。非也。中與躬舌。皆是單幅。但上下聯屬耳。若中掩躬。則夾幅矣。中之左右無躬焉得有合二十尺。上下之躬各二尺。亦不得云合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躬者。言其廣不言其崇也。來書躬方三丈。上舌倍之。當六丈。而止五尋者。置中所棲之十尺不倍。夫躬廣二丈。上舌倍之。廣四丈。本是直截。不倍中棲。無乃曲說乎。吾兄認廣爲崇。由是於鄭說多所齟齬。故疑三侯躬舌各二尺。與倍中爲躬。倍躬爲舌之文。不相合也。若如兄言。以崇計之。則干侯中一丈。上下躬各二丈。上下舌又各四丈。是一十三丈矣。甯可通乎。劉公是句股之法。人去干五十步。通步爲五尺。古法五尺爲步。得二百五十尺。干去參二十步。通爲一百尺。干高一十九尺二寸。目高七尺。自目至參三百五十尺。以干高目高相較。得一十二尺二寸。以干目較乘目至參。得四千二百七十。以人去干除之。得一丈七尺五分寸之四。加目高七尺。共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必如此數。方能見之。今參侯建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則鵠爲干高所掩。其說是也。但記言射自楹間。序則物當楝。堂則物當楣。是射固在堂上。以堂高目高計之。爲一丈四尺。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干侯之高於目五尺二寸耳。且去之五十步。何患不見參鵠哉。始知公是之說非也。鄭氏釋經。間有穿鑿。然去三代不遠。制度猶有存者。無容異議耳。

問金奏肆夏之三

劉公是曰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有聲無辭者也按樂有間有合間者堂上堂下一歌一奏更遞而作合堂上下之樂並作歌者人聲奏者樂聲歌奏皆有辭夏之金奏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謂之無辭哉但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爲一云晉人作樂先歌肆夏次歌文王則非也

問左傳文元年孔疏云古今歷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此數言義有未解求詳示

四分歷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十九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七得一爲積月天正起算積月盡爲閏月減字誤減故難解也

問從來言地勢者謂北高南下春秋桓三年日食孔疏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按日月麗天何以亦分北高南下歷家言日高於月謂月在日南日北則可謂北高南下似不可豈以北極出地南極入地天形如倚蓋日月亦因之高下乎

按孔疏所云此言緯度也月在日南謂之陽歷月在日北謂之陰歷其所謂高下者止據日而言日以南爲下以北爲高月輪之下於日甚遠豈能高於日哉

問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咸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衞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沈存中云衞朴精於歷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雖莊公十八年一食古今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伯厚之言本此愚按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說爲是西歷則言日食之變歲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〇宮〇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〇宮〇三度一九三五入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衞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於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衰裳之制儀禮云衽二尺有五寸註疏以衽爲掩裳上際在腰兩傍後人俱因之惟王廷相始以衽爲衣襟今將從之夫子以爲何如

鄭賈之說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尺五寸廣頭向上狹頭向下綴於衣兩旁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此與深衣之曲裾制雖異而其義則同蓋深衣之裳一旁連一旁不連故曲裾兩條重沓而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分綴於兩旁也夫既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爲鉤邊在此爲衽知彼曲裾之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爲得矣且衣既對衿則前綴之衰不能居中鄭所謂廣袤當心者亦自牴牾矣今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爲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下辟領五寸綴於衣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衣齊在左者爲外衽在右者爲內衽此定制也喪服之制唯黃潤玉爲得之不始於王浚川耳

宮室之制先儒謂諸侯以上房分東西卿士以下但有東無西唯陳用之謂東西俱有朱子心以爲然而未敢決言今將從陳說如何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陳用之因鄉飲酒薦脯出自左房鄉射籩豆出自東房以爲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士大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此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如士冠禮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

答拜。註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此時筵在室戶西。當扆之處。無西房。則西序與筵相近。故容答拜。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其去筵也遠矣。此猶相距耳。若士昏禮。舅席在阼西面。姑席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姑席不設於房戶東者。以阼當房戶之東。若設於戶東。則在舅之北。相背不便醴婦之席在戶牖間。當扆之處。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無西房。則西階與牖相當。不礙東面。有西房。則贊與婦背面焉。有背面不相見而可以爲禮者乎。以此推之。士未必有西房也。且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是天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既有西房。何以空設。無一事及之耶。

士虞禮。其他如饋食。註疏謂。如特牲饋食之禮。今將從之。註疏如饋食。單以牲體言。尸俎用右胖。主人俎用左胖。敖繼公言。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祔廟。鄭註謂既祔。主復返於寢。後人多因之。而朱子主之尤力。惟陳用之、吳幼清。謂無復返寢之理。今將從之何如。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後儒總緣解此而誤。夫言特祀於主。似乎主不在廟。故有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於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於廟。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繁之於此。蓋祔者既虞之後。理重於祖廟門外。卽作新主。以昭穆之班。

祔於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幷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於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於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礙於吉祭也三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祧於是易檐改塗羣主合食於廟以次而遷而新主遷居禰廟矣

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註謂族人以其倫序相當者後宗子之父愚謂庶子卽宗子之弟宗子死庶子卽爲父後不必爲宗子後嘗有論辨之

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此言宗子爲殤而死大宗不可以絕宜若當以族人支子後之然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族人支子卽後宗子之父而殤子不必後矣庶子卽支子也若宗子自有弟則代爲宗子更不必言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賈皆不能解昔人有以此爲嫂叔服之證者亦頗有理此句費解由夫之兄弟未明也夫之兄弟服自本宗外有姊妹之大功有從父姊妹之小功有從祖姊妹之緦有舅之子緦從母之子緦妻降一等大功降爲小功小功降爲緦緦降爲無服若據之以爲嫂叔之服則是單有嫂之服叔而叔之服嫂何不見歟恐不然也

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弟爲兄後卽爲之子故不書公孫其於先禰後祖之義亦然此必當時原有其禮故公羊爲此說不然弟不可爲兄之子夫人知之而公羊敢叛爲此說乎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於魯以嬰齊爲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嬰齊不一其不爲歸父之子明矣既爲父子則不得並稱公孫也卒而書仲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公羊疑之然臧孫問惠伯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名公子遂爲仲氏可見公子之字卽宗之爲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公羊無乃自相矛盾歟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諸家皆以卒哭爲祭名唯敖繼公謂卒哭卽三虞之祭儀禮言三虞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卽卒無時之哭故謂三虞爲卒哭非別有祭某參考禮文頗以其說爲是

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者乃先儒之舊說不始於繼公也鄭氏始別明卒哭與虞不同據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是三虞與卒哭不同一事之證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太牢是卒哭之祭重於虞祭之證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言與雜記相合觀此則鄭說爲長

諸家皆以禫爲祭名近見方履中古釋疑稱密之先生之說謂禫乃除服之名非祭名儀禮祝詞初虞曰祫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小祥曰常事大祥曰祥事而禫獨無所言又戴記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何以止有練祥而無禫其說如此某則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禫在二十五月喪事先

遠日。此一月之中。既於下旬卜大祥之祭。不數日而又行禫祭。有是禮乎。

按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服。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則祭而除喪。在練已然。不別立名也。安得於祥祭。復重一禫。以爲除服之名哉。且古禮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詳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元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綏冠四也。踰月吉祭元冠朝服五也。既祭元端而居六也。不比今人從喪至吉。一服而已。除則竟除。無漸次也。密之以今事釋古禮。疏矣。其以祝詞無禫祭爲據。卒哭之後。尙有祔祭。亦無祝詞。豈可亦謂無祔祭乎。又言三年而後葬者再祭。止有練祥。而無禫祭。夫再祭之中。且無虞祔。何獨於禫而疑之。卽如兄言。禫在二十五月。亦未爲得。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矣。人之哀樂。原非截然。喪既畢而餘哀未忘。有禫祭以表之。此居喪之餘也。若謂禫是除喪之名。則祥祭已除喪矣。何以復曰中月而禫哉。中月而禫。自是與祥間隔一月。此二十七月也。唯是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初讀而疑之。以爲是月者。祥之月也。繼而思之。是月禫。徙月樂。不連上爲文。蓋爲是月禫。須徙月而樂也。如是則可通矣。

儀禮言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特牲饋食。命筮之詞。言祖而不及配。正與此合。諸家因爲禫月合祭祖考之時。但祭祖而不以妣配。某謂儀禮所言未配。蓋禫月而遇祖廟吉祭。不以新死者配食於祖。而非妣之不配祖也。且特牲乃士之常祭。非止禫月之吉祭。豈可因其不言配。而謂常祭亦不祀妣乎。

按特牲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皆屬吉禮無所分別於喪無與今以特牲不言妃配少牢言妃配遂牽特牲於喪禮之下豈特牲專爲禫月而設乎豈特牲與少牢有所分別乎鄭氏亦自相矛盾矣蓋自卒哭而祔新主不返於寢其烝嘗行於祖廟者新主雖在不以配食三年之喪未畢皆然今在禫月則喪畢似可配矣而曰猶未配者承喪未畢而言也按齊王儉云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禫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承示格物二義兄以大射儀若丹若墨所畫之物即格物之物聖人不過乎物即是盡其性因物付物即是盡人物之性此是兄讀書自得而先儒已有言之者瞿汝稷云射有三耦耦凡二人上耦則止於上耦之物中耦則止於中耦之物下耦則止於下耦之物畫地而定三耦應止之所名之物也故大學言物是應止之所也格至也格物也者至於所應止之所也在瞿元立雖創言之然與羅近溪訓格爲式事皆合式爲格物字異而義則仝也葉靜遠與兄書其言格物之物當於本末之間得之括以兩言即本以達末即末以透本此雖靜遠自得而先儒亦有言之者管東溟云本末物也本者無失其爲本末者無失其爲末格也從本達末之謂致知得本貫末之謂知至非即靜遠所言乎兄與靜遠二義各有攸當若竟以爲大學了義則不能無說以處此夫自來儒者未有不以理歸之天地萬物以明覺歸之一已歧而二之由是不勝其支離之病陽明謂良知即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故爲有功於聖學今以度尺而中畫物

通於物。當物及物通於格。是以天地萬物。公共之理爲畫物。以吾心之明覺爲當物及物。然後謂之格物。與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之說。有以異乎。大學言物有本末。蓋以本足以包末。末不足以立本。故曰知所先後。先本而後末也。聖賢工夫。一步步推入。結在愼獨。只於本上本立而道生。末處更不必照管。若靜遠言。即本以達末。即末以透本。則是中和兼致。工夫兩截。儒者之弊。正坐此耳。先師不欲言意爲心之所發。離卻意根一步便是末。末未有能透本者也。靜遠苟明夫意。則格物之工夫。即在其中。更不必起爐作竈也。夫心以意爲體。意以知爲體。知以物爲體。意之爲心體。知之爲意體。易知也。至於物之爲知體。則難知矣。家國天下固物也。吾知亦有離於家國天下之時。知不可離。物有時離。如之何物爲知體乎。人自形生神發之後。方有此知。此知寄於喜怒哀樂之流行。是即所謂物也。仁義禮智後起之名。故不曰理。而曰物。格有通之義。證得此體分明。則四氣之流行。誠通誠復。不失其正。依然造化。謂之格物。未格之物。四氣錯行。溢而爲性情之喜怒哀樂。此知之所以貿亂也。故致知之在格物。確乎不易。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夫無形亦何物之有。不誠無物。而以之爲萬象主。此理能生氣之說也。以無爲理。理亦非其理矣。總緣解物字錯。後儒以紛紜應感所交之物。纔爲之物。佛者離氣以言物。宜乎格物之義不明也。唯先師獨透其宗。此意散見語錄中。門弟子知先師之學者甚少。故晦而未彰。兄試以語靜遠。不惜批示。其尋先師之學脈也。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　丁巳

兵部主事、刑部主事、是宋世職名否。

按宋官制、六部自尚書以下、只有侍郎、郎中、員外郎三項、其有主事之名、與錄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皆吏也、而非官、凡三省樞密皆有之、不特六部也。

元朝官制、有揚州知府、杭州知府等名否。

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爲總管、總管之下爲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爲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今紹興、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若於二府稱知府、則是後人妄加。

給事章僑、學士曾彥、祭酒羅璟、員外夏寶、知州萬韞輝、教諭江振、廿燧、賈進、主事張庠、郎中王應奎、修撰習嘉言、大理寺少卿李奎、譜中皆有文章、其人可考否。

據所知者、章僑字處仁、蘭溪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布政使、曾彥字士美、泰和人、成化戊戌進士第一、歷侍讀、羅璟字明仲、南城人、憲孝間名臣、習嘉言名經、以字行、新喻人、成祖初選庶吉士、嘉言其一也、官至詹事、亦名臣、李奎弋陽人、永樂辛卯鄉舉、正統間、至大理少卿、餘俟再考。

浙東四明之鄭、其著姓、始於何時何人。

四明鄭氏、見於宋史者、唯鄭覃爲靖康間人、死節於金兵、入忠義傳、清之其孫也、其始則不可考、凡東浙人物、在唐書爲甚略、不知何故也。

灌浦之鄭。云出自慊縣鄭侍郎幼倫之後。不知宋史神宗時。有其人否。鄭幼倫不見宋史。或其人無關史事。不能以一侍郎附見。然在慊縣志中。不宜見遺。今亦無有。而唐宰相世系表序鄭氏有南北祖。鄭曄爲北祖。曄生茂。茂生七子。號七房鄭氏。其季名鄭幼麟。後魏時人。得無作譜之人。因其源流出此。而誤爲宋誤爲慊耶。

復無錫秦燈巖書名松岱主東林講席

忽奉手書。回環不能釋手。弟明山鄙夫。年踰七十。曾備戟山門人之一數。今師友已盡。夾持無力。終於墮落。可悲可涕。何意大賢講席。猶齒及姓名。賜之教誨。愈增慚懼耳。前從定侯。得見高黨旗傳文。排擊文成。同於異學。以爲一時風尙。大抵塗毒鼓聲。不止石門一狂子而已也。茲讀先生之書。謂忠憲與文成之學。不隔絲毫。姚江致和之說。卽忠憲格物之說也。明眼所照。千萬門戶。鎖鑰齊墮。始知東林自有眞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爲之三復。所言德性問學之分合。弟謂不然。非光忠端譚德性則不成問學。非道問學則不成德性。故朱子以復性言學。陸子戒學者束書不觀。周程以後。兩者固未嘗分也。未嘗分。又何容姚江梁溪之合乎。此一時教法。稍有偏重。無關於學脈也。又言新安姚江爲兩大宗。學者不宗洛閩。卽宗姚江。不可別自爲宗。此亦先生門面之言。建安無朱元晦。金溪無陸子靜。學者苟能自得。則上帝臨汝。不患其無所宗也。先生患別自爲宗者。足以亂宗。夫別自爲宗。則僻經怪說。豈足爲宗。弟所患亂宗者。乃在宗晦庵宗姚江之人耳。忠憲言釋氏之學。其精微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總不出無理二字。先

生解之云。儒釋雖異。而無極二字。畢竟是同。究得無極之旨。而無理二字。不辨自明。此言無乃兀突乎。弟以爲濂溪原主太極。加無極二字。恐其落於形氣也。忠憲單拈無極。已自有病。先生合儒釋而言之。則儒者亦是無理。儒釋界限。越不清楚。大略先生會通儒釋。主於向上一著。謂兩家異處在下學。同處在上達。從來儒者皆爲此說。弟究心有年。頗覺其同處在下學。異處在上達。同處在下學者。收斂精神。動心忍性是也。異處在上達者。到得貫通時節。儒者步步是實。釋氏步步是虛。釋氏必須求悟。儒者篤實光輝而已。近之深於禪者。莫如近溪。天地間色色平鋪。原無一事。不假造作。下學之至。儒釋皆能達。此無有異也。要之釋氏拈他不上。亦不欲拈之。以累虛空之面目。儒者動容周旋。正在此處。色色皆當身之矩矱。不可謂不異也。弟非欲異同長者。而日暮途遠。相會無期。不敢匿其胸懷。先生當不以爲罪也。然其至者。非言可傳。天假因緣。或在異日。

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

頃有傳修史條約。理學四款。在局皆名公鉅卿。學貫天人。誠非草野荒陋所當與議。然有空隙一介之知。私以告於同學。幸勿出之廣座。徒茲紛紜也。夫聖學之難。不特造之者難。知之者亦難。其微言大義。苟非工夫積久。能見本體。則諸儒之言。有自得者。有傳授者。有剽竊者。有淺而實深者。有深而實淺者。今以場屋時文之學。處諸儒於堂下。據聚訟成言。門戶意見。而考其優劣。其能無失乎。姑以四款言之。其一。以程朱一派爲正統。是矣。薛敬軒、曹月川、吳康齋、陳剩夫、胡敬齋、周小泉、章楓山、呂涇野、羅整庵、魏莊渠、顧涇

陽、高景逸、馮少墟十餘人。諸公何以見其滴骨程朱也。如整庵之論理氣。專攻朱子。理氣乃學之主腦。則非其派下明矣。莊渠言象山天資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昔疑其近於禪學。此某之陋也。若使朱陸果有異同。則莊渠亦非朱派。唐仁卿以從祀議陽明。涇陽謂之曰。夫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走入支離。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此知作光景玩弄。走入元虛。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若使陽明之學可疑。則涇陽皆可疑矣。程朱格物。爲學之要。景逸謂纔知反求諸身。是眞能格物者也。此卽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朱子九條中。甚辨其非。頗與陽明之格物相近。而差排程朱之下乎。蓋諸公不從源頭上論。徒以補偏救弊之言。視爲操戈入室之事。必欲以水濟水。故往往不能盡合也。又言陳克庵、張東白、羅一峯、周翠渠、張甬川、楊止庵。其學亦宗程朱。而論說不傳。六君子之論說最多。其學術俱可考究。言不傳者。偶未之見耳。東白之學。其言是心也。卽天理也。卽陽明心卽理也。其言斯道在天地。不患踐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眞。卽陽明知行合一也。已先發陽明之蘊。若陽明果異程朱。則東白亦異程朱矣。章楓山稱一峯。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楓山自知不及一峯。後人反分其優劣何也。其二言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合程朱。此非口舌可爭。姑置不論。其言象山、慈湖例入儒林。按宋史。慈湖未嘗入儒林也。又言莊定山爲白沙友人。學亦相似。按白沙云。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其出處之際。白沙深責之。不可言其相似。又言羅念庵本非陽明弟子。其學術頗似白沙。與王甚別。陽明年譜。爲念庵所定。錢緒山曰。子於師門。不稱

門生而稱後學者以師全日未得及門委贄也子謂古今門人之稱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年十四時欲見師於贛父母不聽則及門者其素志也今學其學者三紀於茲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堂入室者子且無歉焉於門人乎何有念庵於是始稱門人當日之定論如此今言與王甚別不知其別者安在也且不知白沙陽明學術之異又在何等也又言先師蕺山益歸平正殆與高顧符合陽明念臺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古來史法列儒林文苑忠義循吏卓行諸門原以處一節之士而道盛德備者無所俟此故儒如董仲舒而不入儒林忠如文天祥而不入忠義既於儒林之中推其道盛德備者而揭之爲道學則與前例異矣今於高顧諸先生則入之於陽明蕺山則曰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高顧功名豈不盛乎朱子之功名豈不及王劉二先生乎其三言浙東學派最多流弊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桃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高景逸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逮及先師蕺山學術流弊救正殆盡向無姚江則學脈中絕向無蕺山則流弊充塞凡海內之知學者要皆東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無廼刻乎其四言學術流弊宜歸一是意不欲稍有異同也然據宋史所載道學即如邵堯夫程子曰堯夫猶空中樓閣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是則堯夫之學未嘗盡同於程子也又言陽明之後流弊甚多程朱門人必不至此按朱子云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說得太高故流弊至此是程子高第弟子已不能無流弊劉安上賈易人品皆在下中至

於邪恕陸棠且爲奸臣盜賊矣而云程朱門人必不至此豈其然也如以弟子追疑其師則田常作亂之宰予殺妻求將之吳起皆足爲孔曾累矣此據條約所及者言之其間如江右之王塘南毘陵之孫淇澳皆卓然聖學豈可埋沒雖然某之叨叨分疏終屬末流於史法無當也夫十七史以來止有儒林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以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爲傳經而設以處夫不及爲弟子者猶之傳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爲允當今無故而出之爲道學在周程未必加重而於大一統之義乖矣統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之曰賢曰聖也道學者以道爲學未成乎名也猶之曰志於道志道可以爲名乎欲重而反輕稱名而背義此元人之陋也且其立此一門止爲周程張朱而設以門人附之程氏門人朱子最取呂與叔以爲高於諸公朱氏門人以蔡西山爲第一皆不與焉其錯亂乖謬無所折衷可知聖朝秉筆諸公不自居三代以上人物而師法元人之陋可乎某竊謂道學一門所當去也一切總歸儒林則學術之異同皆可無論以待後之學者擇而取之若其必欲留此則薛胡陳王而明業以其理學配享廟庭諸公所修者明史也明史自合從明而有所去取其間猶如明朝閣部其位一定今以閣部不當從而顛倒其位可乎不可乎嗟乎聖學不求人知優之劣之於諸儒無所損益而諸儒之著譔傳之天下後世明眼深造豈緊無人竊恐有絲毫之議上玷高明深願諸公愼之也

南雷文定前集卷五

明驃騎將軍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瑞巖萬公神道碑

公諱邦孚字汝永別號瑞巖姓萬氏其先定遠人也以世官徙寧波公嗣爲指揮僉事轉浙西都運把總山東都司僉書萬歷二十六年授遊擊將軍出海援朝鮮論功遷杭嘉湖參將改溫處移副總兵分守江北三十六年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福建又明年予告公以諸生襲職其督運以軍法部署漕卒歲漕數萬石如期而畢漕運都御史總兵官交薦之山東時踐更入衛三殿災公率五千人夜從大司馬救火上急承運庫以五鳳樓當火道命毀之公曰徹殿廡足以救庫火政徹小屋塗大屋五鳳樓國家之象魏也宜塗不宜徹五鳳樓由是得存征倭九師敗績朝議從海道援之於是以南京龍江營水師屬公守鴨綠江大兵屯朝鮮公轉餉遼陽給食不乏新敗之後走死者載道公既斂骨埋之設厲壇以祀夢十三人稱王將軍卒乞食明日裨將王元周至中道覆一舟其溺死如夢之數其在溫處閩人稱商入浙有殺人攫金揚颿而去者官司莫可問公曰第令閩舟不得入澥澥舟不得入閩往來者必從其地之舟苟遇姦人吾籍其舟而名捕之矣著爲令甲其在江北任滿將去吏民欲爲立祠會改築通州城陞下雜墳爲鍬鍤所及者棄骨交於道上公謂吏民曰吾不任邦人之祠誠以斂錢改收棄骨是吾邀惠於邦人也吏民感公之義從之福建故爲戚南塘所守公一稟其舊有夷舶颶墮境內時日本爲國讎撫臣

陽、高景逸、馮少墟十餘人。諸公何以見其滴骨程朱也。如整庵之論理氣。專攻朱子。理氣乃學之主腦。則非其派下明矣。莊渠言象山天資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昔疑其近於禪學。此某之陋也。若使朱陸果有異同。則莊渠亦非朱派。唐仁卿以從祀議陽明。涇陽謂之曰。夫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走入支離。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此知作光景玩弄。走入元虛。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若使陽明之學可疑。則涇陽皆可疑矣。程朱格物。爲學之要。景逸謂纔知反求諸身。是眞能格物者也。此卽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朱子九條中。甚辨其非。頗與陽明之格物相近。而差排程朱之下乎。蓋諸公不從源頭上論。徒以補偏救弊之言。視爲操戈入室之事。必欲以水濟水。故往往不能盡合也。又言陳克庵、張東白、羅一峯、周翠渠、張甬川、楊止庵。其學亦宗程朱。而論說不傳。六君子之論說最多。其學術俱可考究。言不傳者。偶未之見耳。東白之學。其言是心也。卽天理也。卽陽明心卽理也。其言斯道在天地。不患踐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眞。卽陽明知行合一也。已先發陽明之蘊。若陽明果異程朱。則東白亦異程朱矣。章楓山稱一峯。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楓山自知不及一峯。後人反分其優劣何也。其二言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合程朱。此非口舌可爭。姑置不論。其言象山、慈湖例入儒林。按宋史。慈湖未嘗入儒林也。又言莊定山爲白沙友人。學亦相似。按白沙云。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其出處之際。白沙深責之。不可言其相似。又言羅念庵本非陽明弟子。其學術頗似白沙。與王甚別。陽明年譜。爲念庵所定。錢緒山曰。子於師門。不稱

門生而稱後學者以師全日未得及門委贄也子謂古今門人之稱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年十四時欲見師於贛父母不聽則及門者其素志也今學其學者三紀於茲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堂入室者子且無歉焉於門人乎何有念庵於是始稱門人當日之定論如此今言與王甚別不知其別者安在也且不知白沙陽明學術之異又在何等也又言先師蕺山益歸平正殆與高顧符合陽明念臺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古來史法列儒林文苑忠義循吏卓行諸門原以處一節之士而道盛德備者無所俟此故儒如董仲舒而不入儒林忠如文天祥而不入忠義既於儒林之中推其道盛德備者而揭之爲道學則與前例異矣今於高顧諸先生則入之於陽明蕺山則曰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高顧功名豈不盛乎朱子之功名豈不及王劉二先生乎其三言浙東學派最多流弊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桃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高景逸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逮及先師蕺山學術流弊救正殆盡向無姚江則學脈中絕向無蕺山則流弊充塞凡海內之知學者要皆東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無廼刻乎其四言學術流弊宜歸一是意不欲稍有異同也然據宋史所載道學即如邵堯夫程子曰堯夫猶空中樓閣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是則堯夫之學未嘗盡同於程子也又言陽明之後流弊甚多程朱門人必不至此按朱子云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說得太高故流弊至此是程子高第弟子已不能無流弊劉安上賈易人品皆在下中至

其信也。湖南苗畔服不常。公厲鎮篁之兵。以待不虞。終公之任。苗三入犯。皆有俘級。最後古沖之捷。總督朱衡岳第其功上之。公不用機智。其成就亦卓卓如此。公與孫月峯同爲古文詞。月峯意在精鍊。其師法者爲劉子威。高文襄當國。以古文挽震川。入太僕。挽廬州入郎官。廬州意在謹嚴。其師法者爲王槐野。公承父友之習。稍變之爲弇州大函。議論不甚相遠。余在公貳室。數與公爭論。謂文章當法大家。餘子無所取長。公不以爲然。姑取八家文集評之。多施橫筆。曰八家之文。未便直接秦漢。及公赴蜀。途中寄余二律。猶是悵悵。蓋公不自以名家。忽後進之言也。公之至處。自在填詞。一時玉茗太乙。人所膾炙。而粉筐黛器。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淡本色。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鸞篦借賈島以發舒。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固有明第一手矣。吳石渠、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詆訶。然後敢出令昭則榭園弟子也。榭園公填詞別號。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詞脫稿。即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猶見唐宋士大夫之風流也。公歸心佛乘。博覽內典。時師撰述。拈卷即辨其優劣。而尤契湛然澄密、雲悟東浙宗風之盛。海門導其源。公吹波助瀾。不遺餘力。密雲徘徊越中山水。思與名剎。公集宰官經營。始得從事於天童。其後公訪密雲。登舟疾作。密雲夢伽藍交代。覺而曰。六桐居士其來乎。急使人止之中途。公返而疾愈。此余之所觀見者也。娶邵氏。贈恭人。僉事夢弼之女。繼梁氏。封恭人。參將仲海之女。子四人。崧、岱、華、滋。衡、任、皆諸生。女三人。黃某、鄒光繩、陳相周、其婿也。孫男五人。汶、渭、晟、志矩、廩生。旦、貢生。孫女幾人。諸孤以公卒之年十一月葬邑西蟠龍山。施忠介題主。余祀后土。逮庚寅。遷葬邑東之西黃浦。余送葬河滸。

而忠介已死國難矣。又三十年故老且盡。公之孫存者止汶旦兩人。言行殆將泯滅。余既以其詩選入姚江逸詩。又憶其大略而誌之。且有時名學古文。庶幾可以不墜也。銘曰。

姚江之文。盛於明初。庸庵攷古。力學著書。奮筆揚文。出其土苴。科舉既盛。大雅不作。天地英華。歸之糟粕。諸燮張元。時所酬酌。公與月峯。抗志稽古。各承家學。重規疊矩。公如長江。孫如深塢。自公云亡。每況愈下。諸張時文。啞鐘不打。何況古文。尙俟來者。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謚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崇禎末。大臣爲海內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劉蕺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寧、徐雋里。屈指六人。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亡與亡。蕺山、漳海、雋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命。蕺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雋里以自經死。則國亡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雋里徐公。諱石麟。字寶摩。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嘉興之畫水。高祖端。曾祖向上。祖養蒙。父聞韶。自向上以下。后贈宮保尙書。妣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學。有清才。強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青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天啓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闈。始舉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愼庫。庫與中人惜薪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調發。主者奉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以令甲。逆奄不悅。中人多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操增至十二萬。前司空鍾羽正以稽留去官。至是逆奄欲預支。已得請於上。公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橐饘。募金抵誣。賊思所以

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王昇。博平侯郭振明之發葬價。罪公削籍。烈皇登極。誅逆奄。起南京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公佐之。奏免七十八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程私人。無不庇之。而南計反是。烏程無以難也。轉尚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地爲民患苦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命徵發無時。出農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減驛遞。縮食縮馬。本足相當。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爲救之。莫如召募。且句其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貲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庶子景昉。言之於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即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況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鍛鍊爲能事。以鉤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愼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國家與故未有御門之日有宣諭者。即上所攝遠大臣。亦未有六日即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公起廢籍。歷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通政使。天子治尚綜核。棄子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生首尾。萃於納言。主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綾訐相摩。叫呼已及之矣。公廋情匿姦。懸見立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冰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訐之風少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冢宰李日宣。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於中極殿。公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讒。越翼日。下日宣於理。及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即眞爲尚書。公言邇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嚴文剋

剝。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爲奸。刑獄繁興。干和召慝。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因糾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貫城滯獄不下萬人。重文橫入。多窮怒之所遷。及清獄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簠簋人不見信。公理問端。其冤嫌久訟。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即被罪而去者。亦緣道謚吟然。公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俄頃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爲之營救。公言俺答闌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淪開陷濬。覆邊廣僅誅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款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爲甚。上覽疏心動。宜興面奏。法國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犯邊疆即勿論。僇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乎。即日棄市。中人劉元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逮問。司禮王裕民漏泄。疏未抄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於獄。言裕民職任提督禁旅。殺掠代爲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爰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爲首。而裕民爲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烟瘴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面諭而始決之。洪督救錦州之圍。束馬未動。職方張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得已從之。進而兵潰。若麒從漁舟遁還。關外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理。而有輿援司官遷延不讞。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批此案未結。竟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爲例。王樸倡逃誅矣。倡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誤

國者。胡能延辟。欲彰軍政。宜赴藁街。上寬秋後。他如刊定丁督許帥。不假借以溫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不爲燥溼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法去位。當是時宜興當國。與化後起。而風價稍高。一時臺省各相依附。爲反覆檢滑之術。以搆兩相。於是附宜興者爲南黨。附與化者爲北黨。章疏詭紿激訐。莫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之。有無名子。疏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勅申戒。給事中姜埰言。上中謠言單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密奏宜興過失。上皆疑爲押合故智。下之詔獄。且欲賜死獄底。蕺山於召對。犯顏救之。蕺山革職。公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凜於公論。收回密詔。改下刑部。公輕擬。不徇上意。奉旨閒住。公去而國事益急。徬徨一旅。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江左嗣興。起公爲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尚書。大業草創。人心未附。聞公與蕺山潭海之出。天下始無寡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欲條品人物。簡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裂恩仇。孽勳悍將。宮奴市儈。時相爲帝中旨。賢於部推。私門熱於廟堂。黔首囂然。公猶以祖宗之法。汰彼已甚。不因流極之運。刓其方圓也。馬士英希心列侯。中人韓贊周。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擬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爵。皆謙讓不遑。方今國恥未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榮。俟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殉難。先帝尚遺一勛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讜含斂。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遺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悲思大行。秖具文耳。士英苦其直諒。凡公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御史黃耳鼎。恨公例轉蹄尾紛然。謂公殺樞臣以敗

款局。公歷敍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撿賣國情狀始露。公與蕺山先後去國。黃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吾東向一步。則馬阮謂我與臥子將與晉陽。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別後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僧眞實藏之櫃中。蹤二句收斂。顏色如生。其時蕺山在越城。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乃出城外而死。兩公死相反。而其義則一。海內爲作降城嘆。我公來樂府以美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熹宗燕穢之後。銳於有爲。向若始事。即得公等六七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全不隄防。其於致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見制於小人。所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貪欺。頗用術輔其資。好以耳目隱發爲明。陸敬輿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上下交戰於影響鬼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工。一如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蕺山進告。先欲救其心術。公隨事消息。歸於忠厚。雖累逢投杼。而過後思之。不置。蓋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烏程、韓城、武陵、井研。能亡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於烈皇者。觀兩公之遇合。而可以解於後世矣。南渡沸鼎斗筲。而叨天業。苟非公等數人。虛名潤色。詎能免於閏位。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公清修絕俗。造次布素。官物貯庫。苞苴戒門。通籍二十餘載。位至冢宰。所餘不過談麈歌鐘而已。宏獎後進。士有纖芥之長。依以成名。尤急人之患難。雖側踵焦原。不忘援手。竹亭敗後籍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產。而捲握之物不與。讎竹

亭者。又欲竄其子弟於許都叛黨之內。公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蛾山。緹騎逮問。公囑吳金吾勿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戶。一門之內。孝友濡染。義盡情至。兄弟三人。惟伯兄一子。相埋者言當遷公曰。有兄在吾不敢爲主也。母黨式微。公折契田廬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初以疏屬爾穀爲子。已二十六年。甲申始立柱臣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卽子之後非薦於祖禰。而祖禰用饗。告於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卽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鬼不饗非類。神不饗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尤熟於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聞周洽。鑿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祿命。謂人曰。施四明佳人。奈何此郎不任香火。已而果絕。公生於萬歷戊寅。歿於宏光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穀、柱臣。女五人。唐堯臣、潘渙、張守虞、景堯、祝文琯、其婿也。孫二人。功燮、申。余覆巢孤露。公以稚弟畜之。所不至隕越於溝壑者。緊公是賴。且少不知學。汎濫無根。公每訓之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於彭宣。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燮之於王成。能無愧乎。公葬海寧園花鎮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有腹痛。辛酉距公之歿。已三十七年矣。功燮來求銘。白髮青燈。回理前緒。尙可彷彿其六七也。銘曰。

國之興亡。豈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途之從。吁嗟烈皇。求治太急。一念刑名。僉壬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平平。

至誠透露。卽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曰俞舉國若狂。南渡爝火。專樹饕餮。公於其間。六月霜雪。大廈將傾。猶抽樑棟。汎汎溝中。以俟一閧。禦兒鴛水。黑雲壓城。蓑城毅魄。耿耿孤城。血碧龍山。魂騎箕尾。千秋萬歲。光芒奔辰。

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四明施公神道碑銘 壬子

餘姚四明施公。當流賊之變。爲左副都御史。在東長安門。聞烈皇帝旣殉社稷。慟哭而書曰。慙無半策匡時難。唯有一死報君恩。遂投繯死。僕遽解之。少甦。厲聲曰。汝輩安知大義。是時賊滿街巷。不可返寓。公望門求縊。居人皆麾出之。乃以砒霜投燒酒飲。九竅血裂而逝。初寇警日亟。公屢促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勤王。司馬落落如承平時。公叱罵而去。自度必死。遺書於家人曰。吾身報國。毋哀吾死。亡何而有三月十九日之事。公登萬歷己未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値奄人逆賢用事。餤脅諸曹。公獨不就。爲其所怒。有詔拆北堂限五日以窘公。俄而暴風拔屋。公得脫然。又詔依嘉靖舊式。作獸吻。其式茫然。公方句稽匠氏。神以夢告。明日發地得之。則嘉靖間所用之餘也。稍遷屯田司郎中。會涂文輔以中宮監督二部。公恥爲之屈。請降俸出知漳州。五百里民隱。如在庭內。每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其里貫姓名。無不知之者。李魁奇亂。援往例請撫。公謂若然。又爲閩封殖一蠹也。與巡撫鄒公維璉、悉力定之。劉香橫海外。公繫其母。誘之海隅。香卒授首。島寇時入犯。皆有內主。公破其牆壁。銷其厝火。欲使全閩兵力。不歸一氏。蓋其所慮者深也。累轉至布政司。皆在福建。入爲光祿寺卿。通政司使。學士黃公以直言觸上怒。諸生涂仲吉上書頌之。公批

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問住回籍。逾年再召爲南京通政司陞辭。公以學術吏治兵事財用四者入告。上爲之動容。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而諭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幹些要務。吏部會推刑部左侍郎。上曰。施某清執。可左副都御史。其去殉難之時。止二月也。公諱邦曜。字爾韜。別號四明。其先師點。以刺史居烏程。孫宿慶元間爲餘姚令。因家焉。高祖信。漳平令。祖龍雲。父承雲。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福建參政。元配虞氏。贈淑人。繼金氏。封淑人。子欽邑諸生。公之學得力於文成。鉤深纂要。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集心光證明章句者。所不得而窺也。蕺山講學。公又以其自得者。參請皆歸實際。蕺山亦深契之。公起自孤童。身至大僚。不改寒窶之習。勇於爲義。同年生魯時卒京邸。公爲之含殮。又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掃灑廳事。至於東隅。凝視擁篲而泣。公見而怪之。曰。此先人任御史之宅也。兒時曾墮環茲地。憶之不覺淒愴。公閔然。卽分嫁女之資。擇士人而歸之。此在常人所不能者。於公則爲餘事也。公卒未十年。嗣子亦沒。夫人寄食婿家。晨炊不繼。淺土一塊。蒸嘗闃然。嗟乎。公之忠義行遠有耀。豈以一家之存亡爲絕續乎。銘曰。

姚江九折出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三忠之名孰不聞。施公繼之血化碧。朝不爲潮夕不汐。帝座風雷通咫尺。大廈欲焚烟模糊。啁嗹幕燕巢逋烏。誰其聞之大聲呼。乘龍冉冉帝上升。前無疑弼後無丞。公獨攀髯執綏繩。虞淵不返寒日暮。爲王作霖御螻蟻。自盡者心東流水。國旣破兮家亦亡。蕭蕭殯宮對野棠。下馬無人拜夕陽。道旁亦自有童叟。爲公培土深且厚。石爛海枯銘不朽。三忠謂毛忠襄、孫忠烈、先忠端也。

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甲午

思陵身死社稷。一洗懷愍徽欽之恥。古今亡國而不失其正者。此僅見也。然余以爲使思陵避之南都。天下事尙未去也。何至令荒君逆臣載胥及溺。遂不能保有江左乎。故唐元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皆再造唐祚。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死社稷者。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事也。恨其時小儒不能通知大道。執李綱之一言。不敢力爭。乃使其出於此也。當是時。慈谿馮公留仙。巡撫天津。先是崇禎十六年冬十月。公密陳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於未然。天子俞之。公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明年三月。使其子愷章入迎天子。奏曰。京師戎政久虛。以戰以守。無一可恃。臣督勁旅五千。馳赴通郊。躬候聖駕。航海行幸留都。初七日。愷章至京師。見張公國維。張公曰。寇深矣。是請也。不可緩。倪公元璐曰。皇上有國君死社稷之言。羣臣無以難也。方公岳貢。范公景文曰。曩者津門餉匱。公要蘇州之運以給之。天子方怒。疏上且死。愷章傍徨七日。不得要領。歸報於公。未四日而京師陷。公陳師鞠旅。以圖戰守。其副使原毓宗降。奪公之兵。公不得已。拔身而南。欲得一當。免胄以入賊軍。值宏光帝卽位。言討賊者絀之。公遂鬱鬱而死。踰思陵之崩。蓋五月也。議公者曰。公不當生出津門。解者曰。是時以李希沆代公。公已解任。可以無死。夫春秋之義。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當是之時。在廷之臣。生則屈賊。惟有一死。公居外而亦與之徒死。使思陵不得書葬。公忍之乎。是故議者解者。與國君死社稷之

言同出一喙者也公中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思陵誅逆閹魏忠賢凡宦因魏忠賢者定爲逆案逆案之徒出奇計以邊事陷君子而閹人失勢者亦時以閭巷見聞入告於是思陵遂疑在廷諸臣皆朋黨不可保任一切干涉兵餉皆使閹人監之太監張彝憲欲以屬禮待戶工兩部尚書郎公奏曰張彝憲總理二部羣臣爭之不得臣以爲不必更爭惟請皇上禁兩部諸臣不許至內臣之門識內臣之面有違此者罪無赦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堂與部臣密邇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可指內臣卽得糾參其循職奉公苟幸無過自關人臣分內內臣卽不得薦舉庶幾於祖宗交結內侍之律不相妨也張彝憲聞之曰嘻是與罷總理之說朝四而暮三也公方監督長德二陵橋梁彝憲欲因以中公而公精心汰其浮費絲毫之積贏四萬有奇奏上之彝憲遂無所得公念彝憲數惡已無已時一日至長安街自擲身馬上佯爲傷足請告而歸居三年起爲尚書禮部郎出備兵蘇松道時溫唐在朝其鄉人爲盜於太湖者從之囊橐有司不敢過問公發吏督盜賊事連兩家者必發覺之最後乃得其渠帥則唐之族子也豪富多爲之免脫竟論死於吳市九年秋烽火達陵邑公卽領吳卒入援浙兵方出而公已渡淮矣至濟陽京師解嚴乃還轉福建道提學副使當是時黨事起吳中有數大獄未具巡撫張公國維曰賈偉節西行解禍今馮公在此可聽之去乎上疏留之思陵旣心疑諸臣朋黨烏程以事訐錢侍郎謙益瞿給事式耜居鄉不法狀下撫按治之公平反坐張漢儒杖蘇吏張漢儒希烏程旨上書告錢侍郎謙益瞿給事式耜居鄉不法狀下撫按治之公平反坐張漢儒杖蘇李與鄉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已而御史巡按勦之蘇李疑其受意於二張也因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

徒。共爲部黨。名曰復社。而太倉人陸文聲。欲附復社不得。而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按其事。復社者。東南諸生所刻私試經義之名也。主自二張。一時士子多慕之者。二張亦與錢侍郎相得。故爲程遂以復社嗣於東林。爲天子言之。公仰天太息曰。東漢之禍。一牢修成之。彼陸文聲者。將踵其故事耶。具疏爭之於上。有旨降公。而吳中黨禍亦解。尋補鹽運司判官。十一年。大兵入略三輔。大蹂山左。濟寧告急。以公攝兵道事。城守甚設。時總督盧公象昇。閣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盧公主死戰。高閣主活仗。故郡縣經由高閣不許出遏。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大兵攻濟寧。公擊退之。其明日高閣之部丁志祥至。以爲公夜來所擊殺者。其營兵也。反戈相向。公登埤而謂之曰。吾以濟城爲存亡。但知攻吾城者□耳。志祥語塞而去。公上疏請誅高閣。以謝燕、趙、齊、魯之冤民。不聽。陞天津兵備道。未幾。巡撫天津。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十五年冬。大兵復大入。公與諸鎮犄角之。已又合宣大總督孫督師范志元。山東巡撫王永吉之師。從密雲趨牆子嶺。邀其惰歸。論功賜銀幣。廕一子錦衣衞。上念公暴露良苦。時公之弟元颺任本兵。上謂之曰。聞汝兄多病。今竟何如。大司馬叩頭對曰。臣兄荷皇上知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言病。上曰。近親何藥。大司馬曰。臣前令揭陽篋中尚餘牛黃。臣兄苦煩眩。以爲宜此。上曰。牛黃豈可多服。大司馬謝而出。上遣內使賜宮參八兩。公發函而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公慷慨喜事。三黨之中。多藉以婚嫁火食。其俸入縁手散盡。居鄉遇歲歉。則稱貸富人之粟。三以收之。二以出之。邑是以不困。舟泊黃河逆旅。有馮尸而哭者。公入視。有書在其側。惻然買棺斂之。已乃知爲萬戶侯之弟

也。公爲經義有名。經其指授。皆有法度。大司馬少而無師。公既冠而學成。太常命大司馬師焉。人士將卷軸而求公知者。相望於道。既而周旋朋黨之間。益爲名士所歸。楊嗣昌常字公而不姓。有郎官問曰。留仙誰也。嗣昌默然久之曰。不知馮留仙耶。其爲世所稱重如此。然公未嘗修飾時譽。故黃公道周曰。我友天下。未有眞誠若留仙者也。公諱元飈。字言仲。別號留仙。東漢馮異之後。南唐尚書延魯徙於慈谿。至有明而盛。曾祖諱某。贈中憲大夫。祖諱季兆。鄉進士。工部郎中。贈光祿寺卿。父諱若愚。萬歷乙未進士。太僕寺卿。贈太常寺卿。太常生三子。長卽公。次元飇。天啓壬戌進士。兵部尚書。次元飈。癸未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娶滄州守何宇藩女。封恭人。生一女。字國子生錢元暉。副室徐太孺人。生愷章。監國賜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劉孺人生某。孫某某。公生萬歷丙戌十二月九日。卒甲申之九月朔日。爲年五十九。葬於邑之小漁山。公與大司馬嘗過西寶石山。拜先忠端公祠下。及公上書解釋黨議。余從公幕府。甲申之變。旣爲詩而哭之矣。愷章復以麗牲之石見屬。謹次其事而辨之。使來者知亡國之日。未嘗無人也。銘曰。

當國危言。曰守曰避。擇斯二者。視其形勢。唐避再興。宋守不墜。未嘗執一。以爲正義。奈何小儒。今古不備。伯紀一言。遂同成議。南遷之論。其時有二。在外惟公。在內惟李邦華。舉朝不然。至委神器。當日陪京。原有深意。公言若行。天威尙厲。官守奔問。山河位置。幸災樂禍。何所施計。吁嗟馮公。此願不遂。蹈海南還。一邱貉睡。鐘鼓無靈。灰釘見志。漁山鬱鬱。姚江瀠瀠。公之所恨。其何寄耶。

陝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元若高公墓誌銘　庚戌

余於李庭芝守揚之事。蓋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宋已亡矣。猶能死守半載。庭芝一日在揚。則揚一日不速飛。元不能乘其席卷之勢以下揚。而必待之易守之後。然則與亡之故。雖曰天運。固未嘗不由於人矣。世徒曰。宋之亡也。兵力人心。一無可恃。夫揚之兵力。非有加於天下也。朱煥之代庭芝。所用者。亦卽揚之民也。觀庭芝能用揚於亡國之餘。知古今無不可爲之時耳。有明之亡。高公守鄖之事。何其與之相類也。崇禎十四年。襄陽既陷。閣部楊嗣昌自裁。鄖陽以要地。推擇高公爲分守荆南道按察使。時全楚郡縣。流賊殘破略盡。濠平城墮。蓬顆千里。鄖治孤懸。戶口不盈四千。公至隱度城郭。西南緣漢水。東北據山麓。漢水來去之所。皆劣容一丈。築樓櫓其上。東北兩面爲虎落以接之。具蘭石布渠答。料兵得三千分處其間。三月而戰守之事備。亡何。獻賊道經城下。總兵左良玉尾之。城中大恐。蓋左兵之暴過賊遠甚。公爲之乞哀於左帥。得不入。明年。李自成來攻。公將士卒搏戰。賊不得傅城而退。十六年三月。賊從漢江上流。搜括民舟。公曰。我失漢江之險。則坐困矣。乃乘其未集。使水哨焉之服奪之。賊遂從陸來薄。以破均州所得。靜樂宮門板竹笮。聯爲木城。公命投以火礮。斧其竹笮。木城遂拔。賊乃乘夜運作。莫知所謂。平明視之。敵臺矗矗三十六所。逼堞高出。俯施飛礮。公率衆攻臺。三日而盡墮之。公以羸卒四千。當賊三萬。甲馬二千。攻圍一月餘。賊喪失精銳過半。賊不得志以去。由是鄖兵之名著於天下。李賊憤甚。復發兵至鄖。公使禦之於楊溪。賊抵龍門。夜聞漢江水石相搏有驚而呼者曰。鄖兵至矣。師遂潰。其畏鄖兵如此。自成營都襄陽。秦督孫傳庭。刻期大舉。自成移軍入襄城郟縣之間。待之。公出師以應督師。降光化穀城。至襄陽。聞督師敗

績引兵保均已而自成入關乃發賊三萬使襄陽路應標將之滅此朝食而鄖陽城糧盡公使溯漢羅稗實以給兵不足則雜牛皮麴蘗以給之士無離心賊以公之降丁王光恩爲可動也發使招之光恩猶豫未決公乃大會將士於城頭而告之曰事已至此諸君可斬吾頭降之毋爲徒死諸將痛哭願隨死公曰賊使爲光恩而來光恩云何光恩迫於大義亦遂手刃賊使以示不回明日開城決戰賊倉卒不意大駭而潰得級千餘公又謂其將校曰賊倚糧於均我方救死不暇均中之賊必不虞其往襲也使裨將楊明起夜以千人渡漵遲明破之燒其積聚鄖圍始解當是時闖賊已據全秦河洛荆襄設官分治廟堂以鄖陽久陷罷撫臣不推忽得公請救蠟書鄖人之在都者莫不痛哭擊登聞鼓曰鄖陽不食半載猶爲朝廷死守奈何棄之翼日上召閣部大臣於平臺議推鄖陽巡撫廷臣皆屬公大學士邱瑜曰全楚督撫皆逃不如一道臣猶能張楚上然之大學士陳演曰道臣雖能守然巡撫非其所長於是以鄖陽知府徐起元爲巡撫加公太僕寺卿仍署道事初公備兵長沙長沙守爲演私人屬公庇之公舉案其贓演恨之故以起元先公越數日冢宰李遇知言陝西與川北相連宜守漢中與安以固蜀門戶上授公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兼制川北圍解而後聞廷授則十七年之四月矣公遂謝事養病又數月而聞北變公慟哭曰老臣以一隅爲犄掎之守豈知其無益於天下之大數也秋七月路應標又至公復登陴助起元城守十二月闖賊敗圍鄖者殺應標而去公謂先帝以秦中屬我豈可寒此末命得秦帥孫守法家丁數十人借鄖帥苗時化之兵以佐之遂下興安未幾而大兵南下公還鄖鄖已內附竄處不歸淵河失守遠宦於故國

者例簿錄其亦曰以上公有老父年八十餘事聞公曰曇山安仁之敗以母老不死矧我在事外耶歸而奉父以天年終自流寇起討賊之師一盛於楊嗣昌再盛於孫傳庭皆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劍客奇才輻輳戲下而襄雒之陷潼關之敗中原由此陸沈左良玉之兵號數十萬自開封潰後翦翔樊城避賊於荊州再避武昌三避九江其視一戰如以肉委餓虎區區鄖陽饑卒不滿半萬重圍援闕兩京陷沒魁然而峙必待公解任而後速飛然後知兵不在強弱城不在堅脆顧用之之人何如耳守揚守鄖亡國之際豈緊無人君子所以痛恨於廟堂之倒置也公諱斗樞字象先別號元若韓國武烈王高瓊之後王之五世孫修職郎世殖南渡始爲鄞人修職生元之字端叔宋之名儒又七世而爲公之高祖文福建驛丞曾祖士亦以儒學名贈刑部郎中祖萃萬歷甲戌進士知肇慶府贈右副都御史父聽光祿寺署丞致仕封右副都御史母黃氏誥贈太淑人公五歲即能屬文年十九而舉於鄉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是時逆案新定逆奄之黨人出奇計欲以疆場□□□

□□□